

清宮遺聞

卷二

清宮遺聞

金黃蟒袍	二二	滿語	二六	萬歷媽媽	三五
陀羅呢經被二則	二一	清語官號	二六	完立媽媽	三五
行裝佩飄帶荷包之原始	二一	有裨實用之清語	二七	滿洲跳神儀	三六
食品	二一	稱名不列姓	二八	跳神一	三六
大內瓜子	二二	滿人遺俗	二八	跳神二	三七
包衣大	二二	滿人吃肉大典	二九	跳神三	三七
太醫院	二二	滿洲嫁娶禮儀二則	二九	跳神四	三八
挑蝦家	二二	喪弔	三〇	跳神五	三八
爛子府	二二	殉喪	三一	滿蒙祭祀不同之典	三九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二三	常禮	三一	塞宴四事	三九
庫兵肛門納銀	二三	嗜麪	三一	木蘭秋欄	四〇
滿洲八大貴族	二五	康熙初年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三一	蒙古詐馬戲	四〇
親貴於畿輔五百里內跑馬占圈	二五	旗主旗奴三則	三一	行在貢獻	四一
旗下莊子	二五	旗人生計之窘迫	三二	長白山	四一
投充	二五	貴胄學堂	三三	皇陵近地嚴禁採參	四四
清書之制	二五	記滿洲姑奶奶	三三	遼東風俗	四四
滿洲非地名	二五	崇奉堂子	三四	陪京土風	四四
		堂子淫祀	三四	外藩賜奠賜祭	四五

蒙古土風	四五	恰噶爾互市	五〇
蒙古鹽鐵	四五	破城之土錢銅佛	五一
多羅皮帳	四六	西藏風俗	五一
木蘭物產	四六	庫車出礪砂	五一
栗鼠	四六	陶文毅詩注十則	五二
英嶠秋	四七	陶文毅詩注十三則	五二
索倫達呼爾之習俗	四七	前清宮詞百首	五三
黑津	四七	清宮詞	六三
溝民	四七	胡延長安宮詞	七四
民覺羅	四八	頤和園長詞	八七
吉林三姓多雨雪	四八		
吉林現城誌異	四八		
寧古塔	四八		
喀爾喀神斗吐魯番望月	四八		
漢案戶	四九		
葉爾羌	四九		
葉爾羌和闐產玉	四九		
烏沙克塔克臺藥玉	五〇		

清朝野史大觀卷二

清宮遺聞

兆祖

一說云。清始祖都督猛可帖木爾。爲野人殺。卽兆祖弟。凡察遁於野。野人追之。有神鵠止其首。追者望鵠栖處。爲枯木。因獲免。避居朝鮮之阿木河。子董山。一云董倉。襲職。凡察歸。分建州爲左右。衛凡察領左。董山領右。數傳至興祖。移居黑圖阿拉。歷景顯二代。稱後金國。又一說云。居俄漢惠者。非始祖。卽凡察。凡察與兆祖無隔。四傳實兄弟。陳仁揚明世德錄云。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子董昌與叔凡察亡朝鮮。失其印。時董昌弟董山嗣。無何。凡察董昌歸。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匿之。乃分建州二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董山寇邊無虛日。誅之。又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稍戢。據此。猛可帖木兒死於七姓野人。明甚。其非孟特穆。又明甚。

凡察與兆祖。是否兄弟。則不可知。董昌與凡察。是否叔姪。尤不可知。惟董山既誅。世系之絕而復續也。關凡察一人。則猛可其卽兆祖乎。凡察其卽孟舍乎。志以俟考。

葉赫貝勒識太祖爲非常人

初葉赫貝勒揚吉努。識太祖爲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太祖。曰。汝欲締姻盟。蓋以年長者妻我。揚吉努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容儀端重。舉止不凡。堪爲聰容貝勒配耳。太祖因聘焉。是爲孝慈高皇后。誕生太宗文皇帝。堯門軒。濟代緒。遙遙聖女來歸。實啓萬年靈長之祚。蓋非呂公寶毅輩。僅識英物者所能等觀已。

太祖設四關與明互市

太祖朝環境諸國。均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人椹紫貂。黑狐。狍。獐。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明國亦遣使通好。歲以珍幣聘。問爰於撫順。清河。寬甸。饒陽。設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尙有抗拒。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衆。時辛卯年春正月也。

太祖官鄂爾果尼洛科

太視嘗攻翁鄂洛。其臣有鄂爾果尼洛科者。從火中突出射太祖中之一矢貫胄。一矢穿鎖子甲護項。拔之鏃卷如鉤。血肉并落。已而破其城。獲此兩人。咸不殺而官之用。勸爲人臣者。

豫王妃孀妹劉三秀傳

劉氏小字三秀。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廣。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干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卽自粧束。父教之書。目了了。捉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爲筆札。朗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髻。嬌豔動人。鄉里稱爲國色。性明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摒擋家政。過於健婦。兩兄亦善視之。苛於擇婿。十四歲尙未問字也。邑有黃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籌持算。所積愈豐。儼然爲一邑之首富。固胸無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於陳而亡。年四十無子。謀娶劉氏爲繼室。遣媒妁致意。廣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廣虞固執不可。未幾。廣虞應募往山左。適訛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江浙採民女。婚嫁者一夕數百。肇周乘訛言時。嫁

妹於黃。廣虞回家。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於冊。急切不能得婿。因黃前有成言。故歸之也。廣虞無可如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恆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之曰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游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其夫一生無蹇。連劉喜。乃以己遣令推。山人沈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臺垣。有執政王家氣象。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卽貴。已而推黃。則搖首曰此如病隔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啖不得。縱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闐然。咸笑其妄。黃五十而無子。肇周子七。常有於黃家。意蓋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狠。喜與無賴遊。劉責之不聽。劉字珍於直塘錢氏。而招贅焉。意蓋因七不肖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怒逐之。會黃死。七斬衰號於柩前。欲公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摔之門外。七大呼曰吾必有以報仇。越數日。七果引盜來劫。幸先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徒居

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於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叛。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爲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掠婦女置於其中。旋奉命寇粵。令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爲保松江。實則爲婦女計也。七方投旗下。爲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於守將。守將以爲然。乃命偏裨率兵五百。以七爲鄉導。時劉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媪整理細事。件件俱畢。素服淡粧。坐而待旦。俄而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啟倉廩空。啟窖藏空。啟衣箱亦空。裨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於火光中。望見劉貌。口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旗中。遂擄劉氏而去。張媪從之。蓋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縱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於烈燄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美。不敢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候發遣。婦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

至。羣聚馬柵中。馬糞熏人。一息難處。劉忍痛雜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日而滿洲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髮簪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嫗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擇當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嫗上下睨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膚。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窸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媪痛哭。曰。入此萬無見珍時。我亦命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誡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愼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

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洎睫暈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寡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嚶嚶如嬌鶯。轉樹俄以首觸柱。鏗然有聲。滿嫗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鬢髮盡解。髮長委地。光黑漆。王憐之。命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棧飲糜粥。糖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嫗愛之。私語滿嫗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也。滿嫗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疊罹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中言七獸肆毒。峻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聖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熒熒嫗婦。現已密製相衣。潔身自

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復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拗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威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噍類耳。珍覆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爲。矧釋昔日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則告以房燬無歸。堵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發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沈吟久之。忽慍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媪火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訃至。設位中堂。按滿清制。本旗婦女。竈下者。例合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嫗語媪。媪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

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霤。淡冶若仙。飄目時光。恰兩射。王曰。此非觸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嫗。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嫗侍劉愈謹。啓事輒跪。未幾。王賜劉滿清服各一箱。越日。又賜棧十觔。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錠各一盤。滿嫗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叩謝。劉惟假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卽已。滿嫗殊訝之。私謂張媪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尙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何哉。媪曰。此何得謂抗。劉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陳。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爲賜。旣宣命。張媪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

冠服。顏色甚和。滿嫗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卽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卽冊立爲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劉顧嫗。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卽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恭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嬪風。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閩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犒之。衆皆感悅。有貂璫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賚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思。彌切。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旣盡生者之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旗者。須加禮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寧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

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爲歡。既而滿嫗奉茶至皆跪進。稱鼠爺姑爺。時劉伯獬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及頤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問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既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謁。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嘔。王檄中丞召醫診視。或言濕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閱未畢。卽啐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附耳語王曰。我病姪耳。羣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體果安。乃就道抵京。陸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尚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旗婦。劉現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蔭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適

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閱國學錄科試牘。劉得徧視諸卷。則其培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遵劉誠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堃者。我培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雋。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卽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帽。首珠額翠翹。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偕之還。錢遂偕行。半途仲死。護襯歸。卽攜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戚然。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氏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崑。復自

崑而虞。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悵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泖。爲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疇。野水黃兆。域無由前。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坏。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薨。時歲已過甲。康熙癸丑。張媪以年老南歸。爲述其顛末如此。過墟志一書。誌其事最詳。

聖祖識魏經國

魏經國。正白旗人。少時供役大內。善啖。常苦食不足。請於管工大人。願夜以繼日。米亦倍支。一日夜漏下。聖祖偶出禁中。聞力作聲。問知其故。因命以米數升。作飯賜食。經國跪食盡之。知爲異材。擢用守備。累官江甯提督。

高宗不忘本

清朝初入關時。王大臣無不彎強善射。國語純熟。居久漸染漢習。多驕逸自安。高宗知其弊。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爲賤役。以辱之。鄉會試必先試弓馬合格。

然後許入場。故勳舊子弟熟習弓馬。金川臺匪之役。如明將軍(亮)奎將軍(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高宗嘗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滿洲舊旗。有命名如漢人。以鈕鈷祿氏爲郎者。益鄙之。亦深恐忘本故也。

乾隆時僞皇孫案

乾隆庚子春。純皇帝南巡。迴鑾時。駐蹕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妬嫉故。襁褓時將其逐出。僧人憐而收養。至今成立。初履端親王諱永城。純皇帝第四子。出繼履恭王後。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上已命名。時王隨上之灤陽。而次子以痘殤。告其邸人。皆言爲王氏所害。事祕莫能明也。上亦風聞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訊其嫡福晉伊爾根覺羅氏。嫡妃言其子殤時。余曾撫之以哭。並非爲王氏所棄者。言之鑿鑿。上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鞫。童子相貌端莊。頗敦重。坐軍機榻上。見諸相國端坐。不起。呼相名曰。坤來。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沒也。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侍郎保成時爲軍機

司員乃傲然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為人所給。乃敢為此滅門計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為僧人所教者。其讞乃定時。人以保有雋不疑之風。事聞。斬僧人於市。成童子於伊犁。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招搖愚民。為松相公筠所斬。然聞其邸太監楊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時。實未嘗殤。王氏暗以他屍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薩凌阿負出邸。棄之荒野。嫡妃所撫哭者非真也。然則僧人之教僞童。蓋亦有所憑藉。非無因而至者也。

滿洲武將得力於二國演義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清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仁宗駕幸圓明園時。猝放一袖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遂醢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掃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掃七柱。而成德可掃至十二柱云。後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為熊擒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去。仆於山足。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車王

嘉慶癸酉。林清之亂。親王某。以事前知而不奏。革爵。本支無人。得族屬中一人。請襲。固嘗執鞭市中者也。時人目為車王。

內閣兩封件

江叔海言內閣兩軼事。當派員至內閣取書時。見一木箱。綾錦包裹完固。以為必精本書也。至啟視之。層層遞解。乃一骷髏。噫。是為何人之首級。何以永存於內閣。又

何以綾錦包裹。重視若此。是亦清祕史中之談屑也。又見一木匣。啟視之。黃紙封固。上書嘉慶四年封數字。更展閱之。乃一御史上清高宗之奏摺。御史姓名。余已忘之。約略第一字爲阿。內述高宗之妃那拉氏。卒於西湖某菴。應否請加封號。蓋那拉妃當時因事被謫。居湖上。削髮爲尼。既死。御史始爲之請封也。摺尾有高宗御批。有無髮之人。而可母儀天下乎之句。其外所以有嘉慶四年封數字者。必嘉慶秉政以後。大臣又以奏聞。嘉慶取摺閱之。見高宗批詞。無可挽回。故封存於內閣也。此又清祕史中之談屑也。

文宗畫馬

清朝列聖。天才淵雅。幾暇多工繪畫。嘗見文宗所畫馬。醇邸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穆之氣。非唐宋專家所能比擬也。

記南京何尙書語

圓明園。故雍正賜園。雍正多術智。聖祖深善之。薨。梅壯麗。迄乾隆末。而恢拓益備。下詔曰。後世子子孫孫。勿得踵事增華。違朕此旨。嘉道咸三朝。遵之。內容之美。較前

尤備。夜光照乘之珠。和闐飛彩之玉。比比而有。故事。帝在宮。與居飲食。有節度。秉燭而起。日昃而臥。有司監之。駐園則殊能自由。帝故每常游焉。咸豐某歲。南京何尙書當值。圓明園一日。聞帝駕至。何率衆官冠服。踴躍迎園外。見乘輿尙遠。忽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欹躬。向衆而哂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語罷。舉鞭揚長而去。清制。帝出。百官長跪迎送。是日何等皆跪。故形皆短。矧以蒙侏儒之誚。後訪知乘者爲生皇子之貴妃。卽慈禧太后也。文宗時。爲四春築樓館於園中。四春漢女。選入宮者。牡丹春所處尤閎麗。文宗崩。四春悉爲宮中杖斃。

孝欽喜觀劇

光緒前。惟遇令節萬壽。內廷始傳旨演劇。賜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欽柄政。乃大變其例。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雖極寒暑靡間。孝欽觀劇處。名閱是樓。在養心殿右。距孝欽寢室約數十武。正廳爲楹。三。孝欽自書額。中設寶座。暖閣覆之。閣橫小區。長五六尺。字細不可卒讀。僅辨下款爲陸潤庠所書。廳前左右有廊。不甚廣。凡福

晉命婦蒙特召者。得坐於是間。廳廊之壁。被以金色緞。錄萬壽賦。字如胡桃大。皆南書房翰林手筆。劇臺方式。大小與外間同。而華麗過之。劇目孝欽自定。命閣人傳知內務府人員。然後以黃紙大書口傳懿旨。演某某劇。黏之劇場後。每一齣上。必先有內務府司員二人。自幕後出。朝冠補服。分立臺左右。謂之帶戲齣。止隨下。所演多文劇。如捉放曹。定軍山。紅鸞禧之類。演畢。內務府照例犒賞。其尤負盛名諸優。則由孝欽另賜以內帑。多寡不定。各優皆至臺前謝恩。訖始由內務府人領出散歸。

家法

清朝家法最嚴。雖內臣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故晝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盛暑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爲一起。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皇室無骨肉情

清祖制。皇生子。無論嫡庶。一墮地。卽有保母持之出。付乳媪手。一皇子例須用四十人保母。八乳母。八此外有。所謂針線上人。漿洗上人。燈火上人。鍋灶上人。至絕乳。

後去乳母。添內監若干人爲誥達。所以教之飲食。教之言語。教之行步。教之禮節。至六歲。則備小冠。小袍。桂小靴。教之隨衆站班。當差。教之上學。卽上書房也。黎明卽起。亦衣冠從容而入乾清門。雜諸王之列。立御前。所過門限不得跨。則內侍舉而置之門內。則又左顧右眄。儀態萬方而雅步焉。皆誥達之教育也。自墮地卽不與生母相見。每年見面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不能如民間可以隨時隨地相親近也。至十二歲。又有滿文誥達。教國語。至十四。則須教之以弓矢騎射。至十六。或十八。而成婚。如父皇在位。則羣居青宮。卽俗呼阿哥所也。如皇崩。卽率所生母並妻分府而居焉。母爲嫡后。則否。蓋子已正位。卽奉爲太后矣。按自襁褓至成婚。母子相見。迨不過百餘面耳。又安得有感情哉。

宮闈歲時紀一

二月朔日。祭日無定。有在正月初二者。十月朔日。亦無定。坤寧宮立竿祀神。禮成。召皇子以下及王公大臣。食肉錫釐。廣惠二百餘年成例也。宮之西南隅。爲供神所。上西向坐。皇子以下及諸王大臣入。叩首謝。皆

西向席地。引茵而坐。人酒一卮。肉一盤。湯飯各一盂。肉以佩刀自割。（案太宗嘗有若廢騎射寬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異云云諭旨乾隆間以此鑄碑於箭亭以示萬世故食胙必以佩刀自割躬示倡率）上食畢侍食諸臣方置碗匙其食未盡者賜入直侍衛等食之。

宮闈歲時紀二

四月初八日浴佛。由禮部具奏。是日於坤寧宮請佛亭至堂子。將大內所備紅蜜及諸王所備之蜜貯黃瓷浴池內。以淨水攪勻。請佛於浴池內浴畢。以新棉墊座。安奉亭中。仍請入宮。

宮闈歲時紀三

順治十一年端午。召內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舸游西苑。至北橋登岸。幸南臺歡宴至暮。自後遇午日宮中每以龍舟酬次。乾隆間五日則奉慈輿至御園觀龍舟。聖駕在望瀛洲（亭名）王公大臣及內廷詞臣亦得與宴賞。其東則蓬島瑤臺。皇太后觀競渡處也。嘉慶間移於澄虛榭宴賞。高宗詩云。中流九龍舟。誰肯相參差。仁宗詩

云。九龍順軌原無競。據此可識龍舟之數。道光初年尙沿競渡故事。其後停止。

宮闈歲時紀四

七月七日祭牛女。宮殿監司其事。西峯秀色爲御園四十景之一。七夕巧筵。曩時常設於此。有綵棚蛛盒之勝。乾隆御製詩云。西峯秀色靄宵煙。又試新秋乞巧筵。蓋紀實也。

宮闈歲時紀五

康熙時。駐蹕避暑山莊於寒湖放河燈。蓋中元河燈。曩時已有成例。乾隆間放河燈多在御園湖中。或在山莊。則亦設盂蘭盆放河燈。

宮闈歲時紀六

冰嬉之制。所以習武行賞。俗謂跑冰鞦。卽金鼈退食記所載西苑冰上擲毬之戲。而實不止擲毬一事。歲十二月西苑三海層冰堅。於是擇令辰。聖駕御冰牀臨觀。焉冰鞦以一鐵直條嵌鞦底中。作勢一奔迅如飛羽。始曰搶等。去上御之冰牀二三里外。樹大纛。衆兵咸列。駕既御冰牀（亦曰挖牀）鳴一礮。樹纛處亦鳴一礮。應之。

(案宣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爆竹如雷殷池冰若砥平又云堅冰太液鏡中邊翠輦行時竹爆宜蓋所鳴爲竹爆也)於是衆兵馳而至御前侍衛立冰上搶等者馳近御座則牽而止之至有先後分頭等二等賞各有差繼曰搶毬兵分左右隊左衣紅右即衣黃既成列御前侍衛以皮毬猛踢之至中隊衆兵爭搶得毬者復擲則復搶焉有此已得毬而彼復奪之者或墜冰上復躍起數丈又遙接之又繼以轉龍射毬走隊時按八旗之色以一人執小旗前導二人執弓矢隨於後凡執旗者一二百人執弓矢者倍之盤旋曲折行冰上遠望之蜿蜒如龍將近御座處設旌門上懸一毬曰天毬下懸一毬曰地毬轉龍之隊疾趨至一射天毬一射地毬(按宣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彩毬連命中羽箭壘相鳴又云鳥翔旗色初分隊魚貫鶻聲每應弦蓋所射飽箭也)中者賞復折而出由原路盤曲而歸其隊其最後執旗者一幼童若以爲龍尾也舊制八旗兵皆演冰鞦分日閱看按等行賞道光初惟命內務府三旗預備後則三旗亦停止僅給半賞之半而已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著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名曰打滑撻此亦冰嬉之義也

宮闈歲時紀七

道光初年御製九九消寒圖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皆九筆也懋勤殿雙鈎成幅題曰管城春滿內直翰林諸臣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成故事

宮闈歲時紀八

臘八日雍和宮煮粥供粥以親郡王或大臣領其事中正殿下之左設小金殿(黃氈圓帳房也)聖駕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衆喇嘛於殿下嗥經達賴喇嘛章嘉胡圖克圖至聖駕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佛事畢乃散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

宮闈歲時紀九

十二月二十九或二十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設供獻並設冠袍帶履諸物聖駕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

人手執五色紙旗。旋轉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肖。又扮一鹿。衆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祿之義。殿側束草爲偶。佛事畢。衆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外送之。蓋卽古者大儺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札。俗謂之打鬼。或云以麪爲人非草也。

宮闈歲時紀十

除夕及新正。宮廷筵宴。以繡籠貯秋蟲。置於筵側。蓋自康熙時始也。時奉宸苑之北小花園內。監以秋蟲之子。育於溫室。如唐花然。遇筵宴則以之承應。自後遂循行之爲恆制。乾隆御製絡緯詩云。翊翊蠅蠅鼓翼鳴。秋蟲應節作秋聲。熙朝供奉百年例。欲罷翻虞近取名。又上元後一日。宴廷臣詩云。向筵仙卉發。隔牖草蟲鳴。亦詠此。

除夕慶隆舞

慶隆舞。每歲除夕用之。以竹作馬頭馬尾。綵繪飾之。如戲中假馬者。一人躡高趨。騎假馬。一人塗面。身著黑皮。作野獸狀。奮力跳躍。高趨者彎弓射。旁有持紅油篋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趨者逐此獸而射之。獸應弦斃。

人謂之射媽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謂此卽古大儺之意。非也。聞之盛京尹泰云。達呼爾居黑龍江之地。從古未歸。王化彼地。有一種野獸。不知何名。喜鬻馬腿。達呼爾畏之。倍於虎。不敢安居。清初時。曾至彼地。因著高趨騎假馬。竟射殺此獸。達呼爾以爲神也。乃歸誠焉。因作是舞。

打莽式

本朝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孌柔媚。或令婦女爲之。此又莽式之一變耳。

承平時宮禁之盛事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鎗竿二。盤龍楠木柱。高與宮檐齊。上銜五色八角圓鏡。樹於東西中墀。又封寶日。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宮中門聯。例用白絹。錦闌墨書。輝映朱門。色益鮮潔。聯語翰林撰寫。又臘日。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祝。皆桃符遺製也。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

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二首。用硬黃矮紙小摺細書。拜筆墨。牋紙之賜。御筆福字。賜近臣。舊例也。道光初年。加賜壽字。新正二日。重華宮茶宴。聯句。見祁文端公謨。欽定集。

朝禮

清朝凡視朝。駕未出。則內閣大學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先入候駕。駕出。先於保和殿升座。內閣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禮畢。先自御路趨往太和殿。內閣立殿門外。東西向。都察院立殿門外。西東向。然後駕至升座。諸王分東西班。魚貫而入。敷茵於地而坐。起居注班諸王後。東向其諸王。謝恩。則拜於臺階之上。畢。然後尙書以下文武官員。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然後外國陪臣行禮亦如之。

元日朝儀

元日宮廷內外朝儀。五鼓。駕親祭堂子。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送。黎明。駕回宮。先至奉先殿。繼至寧壽宮。行禮畢。然後乘輦出御太和殿。受外廷朝賀。辰刻。復回乾清宮。庭前樂作。上陞寶座。垂簾樂。再奏。宮嬪於上前行禮。

畢。樂三奏。簾捲。東宮諸王。以次在殿庭行三跪九叩頭禮。樂四奏。公主。郡主。於宮中行禮。樂五奏。上御西煖閣。內外諸臣。俱集午門內。望毓慶宮行兩跪六叩頭禮。禮畢。始散班。

曲宴宗室

每歲元旦。及上元日。點皇子皇孫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於乾清宮。及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二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禮。

廷臣宴

每歲上元後一日。點大學士九卿之有勳勳者。宴於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焉。

賜福字

定制。列聖於嘉平朔。謁闈福寺。歸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御乾清宮西煖閣。召賜福字。王大臣入跪。御案前。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誌寵也。內廷翰林及乾清門侍衛。皆賜雙鉤福字。蓋御筆勒石者。餘皆封存乾清宮。於次歲冬間。特賜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數人。謂之賜餘福。

賜荷包燈盞諸物

定制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王大臣皆賜歲歲平安荷包一盞盞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外廷上大臣亦間賜荷包一皆佩於貂裘袴領間泥首宮門以示寵眷。

派吃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定制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於坤寧宮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上面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神幄行一叩首禮畢復向上行一叩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爲上視御座爲尊也膳房大臣捧御用俎盤跪進以醅體爲貴司俎官以臂腰肩脰各盤列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折諸臣皆自櫛割遵國俗也食畢賜茶各行一叩首禮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賜糕餈醢齏播歸邸至上元日及萬壽節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賜盤餐肴饌禮畢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寵眷焉。

圓明園煙火二則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

列烟火數十架藥綫徐引燃成界畫杆欄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馳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鞵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也。

圓明園龍燈

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卽烟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一首惟其時觀之朝陽滿地不見燈光矣後停止。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居易錄云。今外國猶傳其制。引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云云。圓明園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烟火。轉龍燈。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橫一竿。狀如丁字。橫竿兩頭繫兩紅燈。控隊盤旋。參差高下。如龍之宛轉。少頃則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常亦前人遺意耶。

八仙過海

宮中有八仙過海之戲。八仙爲呂仙、張仙、鍾仙、藍仙、韓仙、曹仙、及鐵仙。此七仙者俱男。僅一荷仙爲女。云云。至圖上所繪者。則中國地圖也。另有象牙竿八對。徑約寸半。厚約寸之四分之一。上鐫八仙之名。此戲可由八人爲之。或四人各執兩仙。以當八人焉。圖之中置一磁盤。以六骰擲其中。而計其點之數。如四人戲。此先以一人擲骰。計其點之數若干。其點之最多者爲三十六。倘有得三十六點者。則其所執之仙。當至杭州。而遊覽其風景焉。如執呂仙者。有三十六點。乃以呂仙置於杭州。再擲一次。以視其別一仙之所在。故四人戲者。人擲兩次。

若八人。則人擲一次。其點不同。則其所至之地亦不同。數點之法。則取其成雙者。由一雙至於三雙。最小之點爲雙一。雙二。雙三。苟有擲得者。則當流配而出局焉。其仙之遊行圖中。而先至皇宮者。則勝。

宮硯

內府藏硯甚夥。乾隆戊戌。命內廷翰林臚爲西清硯譜。計陶之屬五十五種。如漢未央銅雀石渠。唐之六螭八稜。宋之虎符石函。黼黻絢紋。璧水列錢。元之澄泉。結翠。明之卷荷。伏犀。其尤著也。石之屬一百四十五種。如晉王厥之璧水。唐褚遂良之端溪石渠。宋宣和之雕龍洗。象海珠。風字八卦。十二辰。蘇軾之東井。從星。米芾之遠岫。奇峯。蠡斯瓜。歐薛紹彭之蘭亭。楊時之金尾。陸游之素心。吳儼之井田。文天祥之玉帶生。元趙孟頫之松花。黃公望之癡庵。文徵明之瑤玉。董其昌之畫禪室。林春澤之人瑞。楊明時之科斗。其尤著也。他若玉磁。紫金。紅絲之類。並從附錄。而以松花江綠砥冠於首。各系圖綴說。詳載硯質製作尺度。

御用紙墨筆

供御之文房四事。別類稱名。不可勝紀。墨之屬。則三希堂。墨妙軒。皆御製精選。他如光被四表。太平雨露。寶翰凝香。皆經進常用者。而回氏舊製品。重墨神。亦經仿造。珍弄筆之屬。則以書福筆爲萬禩珍用之管。所謂賜福蒼生也。御書常用者。有斑竹管。大提筆。髹漆文檀各種提筆。其尋常供用硃書墨書之用者。則有萬年青管。經天緯地。萬年枝。雲中鶴。惟精惟一。雲漢爲章。及竹管。檀管。細管。皆由外省恭進。紙之屬。如宮廷貼用金雲龍硃紅福字絹牋。雲龍硃紅大小對牋。皆遵內頒式樣。尺度製辦呈進。其他則有五綵盈丈大絹牋。各色花絹牋。蠟牋。金花牋。梅花玉版牋。新宣紙。舊紙。則有側理。金粟。明仁殿。宣德。詔勅。仿古。則有澄心堂。明仁殿。側理紙。藏經紙。宣德。描金牋。外國所貢。高麗。則有灑金牋。金龍牋。鏡光牋。苔牋。咨文牋。竹青紙。各色大小紙。琉球。則有雪紙。頭號奉書紙。二號奉書紙。舊紙。西洋。則有金邊紙。雲母紙。漏花牋。各色牋紙。又回部。各色紙。大理。各色紙。此皆懋勤殿。藏中之別爲一類者。

圓明園珍物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二

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咸之時。上常駐蹕園中。表以虛堂。累榭。飾以奇石奇花。古今希世之珍。充牣其中。莫可指數。有曾入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於目炫神迷。舌橋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真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帶葉皆具。瓜上一蚱蜢。蒼頭碧翅。作搖搖欲躍勢。色澤皆天然。外此若瑪瑙之碗。水晶之壺。琥珀之杯。質美而鏤工。多人間罕見物云。

太和門六庫

太和門之左。有明庫六。每年欽派滿大臣二員。率司屬人等盤查一次。每查一次。卽盜一次。覺羅炳半。曾隨其堂上官往。有一庫皆簾幙衣履之屬。一珍珠帳幔。寬長可八尺。皆用珍珠穿就。四圍則以紅綠寶石間之。小者如綠豆。大者竟如龍眼核也。穿線有朽敗處。一抖瞭。

則珠紛紛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記於簿。加印花焉。然所裹皆贗鼎。蓋已爲匠役等易之矣。更有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萬歷間物也。更有皮張庫。則皆鞞矣。又有藥庫。內藏毒藥甚夥。有不知名者。相戒不敢動。更有金庫銀庫。則歷年報空者。此亦前清具文之一端也。

武英殿露房

武英殿有露房。卽殿之東梢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荳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七取之不動。又有狗寶鼈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嘴者。形如藥膏。曰嘴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

武英殿版之遭劫

清初武英殿版書籍。精妙邁前代。版片皆存貯殿旁空屋中。積年既久。不常印刷。遂爲人盜賣無數。光緒初年。

南皮張文襄之洞官翰林時。擬集資奏請印刷。以廣流傳。人謂之曰公將興大獄耶。是物久已不完矣。一經發覺。凡歷任殿差者。皆將獲咎。是革數百人職矣。烏乎可。文襄乃止。殿旁餘屋。卽爲實錄館供事盤踞。其中一屋宿五六人。三四人不等。以便早晚赴館就近也。宿於斯。食於斯。冬日炭不足。則劈殿板圍爐焉。又有竊板出。創去兩面之字。而售於敝肆刻字店。每版易京當十泉四千（合制錢四百文）。版皆紅棗木。厚寸許。經二百年無裂痕。當年不知費幾許金錢而成之者。乃陸續毀於若輩之手。哀哉。文淵閣每年伏日例須晒書一次。十餘日而畢。直閣學士並不親自監視。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盜一次。亦有學士自盜者。惟所盜皆零本。若大部數十百本者。不能盜也。

崇文門發賣舊庫陳物

舊庫內陳物堆積。有明代物。年久無用。發崇文門變價。內有朝靴。以綵繪錦緞攢集而成。似緋絲。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爲雲氣。五色迷離。如廟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緯絲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

不知何時著此耳。豈明制當如此耶。

盛京內務府所藏典訓宗器

盛京內務府尊藏典訓宗器二百餘年。寶守維謹。屢有增加。茲照光緒元年以前內府案卷著錄。按敬典閣上層供奉九代聖容。凡九箱。行樂圖四箱。每歲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太廟供奉冊寶。凡五十八分。敬典閣中層尊藏玉牒。黃檔紅檔。凡二百四十包。寶十顆。敬典閣下層尊藏玉牒。黃檔紅檔。凡六十包。崇謨閣尊藏寶錄一千四百零三包。聖訓三百一十六包。老檔十四包。實錄圖一匣。又恭存列祖列宗所遺御用鞍轡。弓箭。腰刀。鎗劍。囊鍵。高宗純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弓箭。劍鎗。腰刀。囊鍵。甲冑。仁宗睿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鎗劍。腰刀。準提鎗。撒袋。弓箭。宣宗成皇帝御筆字掛屏。鞍轡。威禽鎗。木桿鎗。銀式件。樺木鞘小刀子。火鏢。火紙筒。文宗顯皇帝御用鞍一副。籐鞭一把。撒袋一副。弓四張。箭三十六枝。以及各宮殿陳設一切金玉銅瓷物件。金鏤。金條。銀鏤。書籍。字畫冊頁。並文溯閣收存各書籍。每值大員更替。按照印冊查點一次。

專疏奏聞。

熱河行宮之寶藏

清帝耽安逸。多離宮。冬春居大內。夏處熱河。秋處奉天。平時處圓明園。園去城遠。駐園中。閣員奉事者。夜半起。乘騎達園。鷄猶未鳴耳。閣臣省其事。具奏。奉諭。畢。閣員馳回城。日尙未午。後園燬。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熱河。設滿員駐守之。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翠玉。枝上百餘桃。纍纍下垂。盡紅。根洗也。每桃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圖。悉玉製。肉色鬚髮袍靴。大越數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則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略露。有雲譎波。詭頰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秘戲圖。手按人物。皆動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土木。慈禧思移熱河。行宮物入大內。共載一百八十巨車。計二萬數千具。入京師。熱河藏弄。自後半入內廷。嗚呼。中國美術文藝。固印度羅馬匹也。國粹所在。藏於何有。安得建博物院。出寶藏實之。俾中外得觀感興起。閱資留中。央爲教育費。一舉兩善。而乃遠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

(意大利每年得游覽古物資五六千萬金)

鹵簿名物記

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鸞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爲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爲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有四金節。四儀鎗。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旗。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

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旗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鶴。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鱗。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旗。八。金鼓旗。二。翠華旗。二。五色銷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蹕旗。各一。旗之數。共百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鏡。六。二鏡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鏡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鏡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鏡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外。有金螳玉螳焉。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爐。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

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戈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千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千八百人。制作之明備。真超越前古而上矣。

紅絨結頂冠

定制皇上燕服冠紅絨結頂冠。皇子皇孫皆以是爲禮服。近支王貝勒得上賜者許常冠戴。輔臣間有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蒙特旨許元旦日冠戴。時以爲非常之榮。

金黃蟒袍

定制皇子服金黃蟒袍。諸王特賜者始許服。乾隆初諸王蒙賜者過半。一時稱盛。及末年惟文怡二王特賜之時以爲榮。

陀羅呢經被二則

陀羅呢經被蓋西藏喇嘛胡圖克圖所貢。質以內地綢緞爲之。上有梵字陀羅呢大悲咒。若一大圓圖。然字皆旋轉。由中達外。約十餘層。細極毫毛而明晰可數。凡親

藩勳舊及大臣之被殊眷者。飾終令典。始得被賜。案梓宮用織金梵字陀羅呢黃緞衾一織金五色梵字陀羅呢緞五。皇后至妃嬪亦皆用陀羅呢衾。陀羅呢緞。貴人以下。則待恩賜方准用。王大臣薨特賜陀羅呢經被。以白綾爲之。刊金字番經於上。卽古人賜東園祕器之類。

行裝佩飄帶荷包之原始

士大夫奉使行役。多著缺襟袍。卽會典所謂行袍也。行裝多佩荷包。飄帶亦曰風帶。會典稱爲旃行袍之旃。宜以素布爲之。視常服帶微闊而短。滿洲松湘圃相國嘗於扈從時語同列曰。君等知荷包佩旃所由始乎。我朝初以馬上得天下。荷包所以儲食物。爲中途充饑之用。佩旃所以代馬絡帶。恐帶偶斷。則以旃續之。其初皆用布。今施之禮服。乃飾以綢耳。觀此知行裝荷包亦應用布。而開國諸臣披荆斬棘。颺風沐雨之勤勞。卽一物一名已堪觀感也。

食品

宮中食品以豚肉羊肉家禽蔬菜爲最多。豚肉之製。約

得十種。如肉丸也。有紅白之別。紅者烹以醬油。味甚可口。又有筍炒肉絲。櫻桃燒肉。葱炒肉片等。又有雞蛋餅。菌子炒肉。白菜煨肉。蘿蔔煨肉等。雞鴨羊肉。亦有數種。案之中有黃磁大盆。一約二尺對徑。中盛清湯。有雞鴨魚翅。此外有烤雞烤鴨。上置松針。取其香也。

大內瓜子

大內多異物。歲一閱視。出之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如之。不知何地所產。

包衣大

總管內務府大臣。清語稱包衣昂邦。卽包衣大。張文貞云。包衣大之職。前代所未有。自乘輿服御。以及飲食日用之節。出入起居。罔不綜理。蓋如周禮職內。職歲。掌舍。掌次。籩人。幕人。諸事。總於天官之屬者。皆得領之。任繁責重。與外朝迥異。

太醫院

仁和朱侍郎嘗奉命試太醫院官學生。侍郎自以不解歧黃。乃浼精醫學者恭擬一題。袖至院。題紙既下。見諸生皆袖手默坐。若未得題者。侍郎怪之。遣人詢問。則同

辭對曰。向來題目。皆出御製醫宗金鑑。今非是。故不敢作。侍郎大窘。乃求得醫宗金鑑。匆促摘一二語命題。不意諸生猶袖手如故。又問之。則曰。向來出題。只是在首卷中檢取。今尙未合例也。亟如其言改題。始得終試事。又向例太醫院恭請聖脈。皆隔別分擬。而又不相大相歧異。醫官患得罪。皆推一資格稍長者爲首。凡用藥之溫涼攻補。皆此人手持鈺珠某粒爲記。各醫生皆視爲趨向。又所開必須精求出處。故諸醫擬方。必用醫宗金鑑。取不能批駁也。至次日復診。照例不能復用舊方。又不得多改。惟酌改兩三味。方爲合格。故復診數次。卽與初方宗旨迥不同矣。

挑蝦家

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縉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話官名。

嬾子府

東安門外稍北有禮儀房。乃選養嬾口。以候內廷宣召之所。一曰嬾子府。隸錦衣衛。其制每季精選各里良家

婦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四十名。養之內曰坐季嫺。口別選八十名籍於官。曰點卯嫺。口季終則更之。每遇不時宣取。則就中選一人。易高髻新衣如宮妝以進。產男用乳女者。後來夙戒嫺。口類不稱旨。臨時多。

有雇值之費。有打點之費。上貨矣。幸一見留。則終其身事。食報特隆云。

賦務

事者也。帝與后交敬。

受孕之證而已。若

子之備幸者。皆有

引見之牌。同或

之大銀盤中。備

盤跪帝前。若

以背向上。太

子入帝榻

必皆淨。以

逆爬而

上與帝交焉。敬事房總管與駝妃之太監。皆立候於窗外。如時過久。則總管必高唱曰。是時候了。帝不應。則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則妃子從帝脚後拖而出。駝妃者。仍以氈裹之。駝而去。去後。總管必跪而請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則總管至妃子後股穴道微按之。則龍精皆流出矣。曰。留。則筆之於冊。曰。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備受孕之證也。此宮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圓明園。則此等儀注皆廢。可以隨時愛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遞。仍照舊也。所以帝皆住園時多。必至年終始回宮。一至二月中。又幸園矣。此猶沿前明宮禁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孫淫逸之行。遂因之。

庫兵肛門納銀

戶部各差。以銀庫郎中爲最優。三年一任。任滿貧者可餘二十萬。至廉者亦能餘十萬。其下司庫書役人等。無不肥美。皆滿缺。無一漢人也。其中尤以庫兵一項爲諸役冠。亦三年更替。亦皆滿人。雖有漢人。亦必冒滿名。役滿人可餘三四萬金不等。每屆點派時。行賄於滿尙書及尙書左右。一兵須費六七千金。賄託既定。然後滿尙

謝一兵

有賄之兵

出即乘其

六日必使

劫者必多方

正點派間忽一

言也即退堂傳

每三年一次僅四

搬運之役矣每月

少不等計月總有十

出每一兵月不過輪班三

則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

四次亦二百矣月輪三期亦

庫兵入庫無論寒暑皆裸體

庫後內有官製之衣褲取而

由堂官

著之搬運力乏可出而稍憩

臂平張露兩脇勝亦微蹙更開口作聲如鵝鳴然然後

至彼等休憩室焉所盜之銀則藏肛門中而出聞之此

中高手每次能夾江西圓錠十枚則百金矣庫門前一

矢地有小屋一間裱糊工整門戶嚴密距窗二尺皆以

木柵圍之此乃庫兵脫衣卸贓之地以木柵護之者防

人近窗窺伺也為數既多其運出之法更巧蓋京師甚

囂塵上每逢庫期必備清水灑塵庫兵乃置夾底水桶

藏銀於中俟堂官散後從容挑桶而出祁文恪世長署

戶尚時忽見一桶底脫而銀出不能不問隨即鎖拿庫

兵數人將於次日奏參嚴訊人謂之曰爾將與大獄乎

爾不顧身家性命乎無論大獄不可與即若輩皆亡命

徒拚出一人認死罪而半夜刺公公何處呼冤者文恪

乃含糊了事噫異哉相傳庫兵之業各世其家年少時

須覓膠毒之具而淫之繼則用鷄卵裹蒜油探討之以

次易鴨易鵝久之門戶加大矣更用鐵丸塞之能塞十

兩重之鐵丸十枚則百金不難矣十枚者甚鮮六七枚

者則普通之塞也故凡庫兵所盜皆江西錠為多江西

錠光滑無稜俗所謂粉潑錠是也其肛之嫩者則用豬

脬浸濕裹銀而塞之故庫兵至老年無不患脫肛痔漏

症以其納銀太多也

滿洲八大貴族

滿洲氏族以八大家爲最貴。一曰瓜爾佳氏。直義公費英東之後。一曰鈕祜錄氏。宏毅公額亦都之後。一曰舒穆祿氏。武勳王揚古利之後。一曰納喇氏。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後。一曰棟鄂氏。溫順公何和哩之後。一曰馬佳氏。文襄公圖海之後。一曰伊爾根覺羅氏。敏壯公安費古之後。一曰輝發氏。文清公阿蘭泰之後。凡尙主選婚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爲最云。

親貴於畿輔五百里內跑馬占圈

國變後滿洲入關諸親貴。得於畿輔五百里內跑馬占圈。以酬佐命之功績。黎民苦之。蠡縣龐果莊有嫠婦貧且老。挈一稚孫以居。一日其宅忽被圈去。迫令即日移出。嫠婦惶急無措。抱其孫倚門哭。鄉人聞而哀之。然皆無如之何。有邊大有者。慷慨好義。里中少年慫恿之。使出爲理論其事。大有慨然往。不得許。且受侮而歸。怒甚。逕返其室。取短刀出。其妻問之不顧。時來此跑馬占圈者。凡五騎。大有持刀至。悉殲之。衆大驚怖。勸之逸。大有呼曰。邊某豈畏死耶。若逃去。必累此孤兒寡婦。則哀之。

者適以害之矣。丈夫有罪不逃刑。死何足惜。卒自首論死。時稱爲義俠云。

旗下莊子

初徙八旗。圈順天、永平、保定、河間之田。凡腴畝善宅。俱歸旗下。謂之莊子。順治癸巳。以水災。四府莊子俱荒。欲改圈直定。順德、廣平大名地。戶部持之不行。

投充

清初投充名色。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充貧民爲役使。嗣則有地土者。帶地投充。奸蠹無賴。或恐圈地。而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恃強霸占。弊端百出。借旗爲惡。橫行害人。於是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劉公餘佑請革投充一疏。具見切直。

清書之制

清朝文移書疏之制。清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城榜書。率用清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滿洲非地名

清語謂金曰愛辛。高宗嘗詳論之。為金清同派之證。開基之始。居長白山東。俄莫惠之野。鄂多理城。亦作俄朶里。地近吉林烏拉。古肅慎氏之墟。按金史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東土發祥。山川鍾毓。亦與大金同。清文滿洲作滿珠。皆平讀。今漢字作滿洲。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也。

滿語

滿語以天子為愍。即古稱克汗。愍汗音相近。貝勒為王。昂邦為臣。哈番為官。馬法為祖。譯以漢音。文義原無他異。姐姐為革革。姐夫為厄夫。革革即格格。厄夫即額駙。今為公主駙馬。詳其義亦易曉。院子為花。花蝦同音。今為禁衛之稱。豈取院子近身奉侍之義乎。

清語官號

清語官號居多。如噶喇昂邦。即左右翼前鋒統領。固山額真。固山昂邦。皆即都統。梅勒額真。梅勒章京。皆即副都統。轟章京。即護軍統領。甲喇額真。甲喇章京。皆即參領。牛景額真。牛景章京。皆即佐領。一二三等總兵官。世

職。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皆即一二三等子。一二三等副將世職。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皆即一二三等男。一二三等參將世職。游擊世職。一二三等甲喇章京。一二三等阿達哈番。皆即一二三等輕車都尉。盛京八門總管昂邦。即將軍。駐防昂邦。即駐防將軍。墨爾根蝦。即蒙古侍衛。札爾固齊。即佐理五大臣。右見仁和趙雲門筆記所述。

有裨實用之清語

清朝入關以來。從龍舊裔。大都漸習華言。若漢臣則雖號稱博雅之人。亦未必諳曉國語。擇其有裨實用者錄之。安巴。堅大理也。伊喇。黍也。錫里。選拔也。希達。門簾也。色珍。車也。唐古。百數也。穆濟。大麥也。赫德。渣滓也。罕都。稻也。洛索。極濕難耕地也。貝勒。管理衆人之稱也。尼楚。赫珍珠也。布希。膝也。又去毛鹿皮也。尼堪。漢人也。巴圖魯。勇也。拉里。爽利也。布達。飯也。呼沙。呼鷓鴣也。薩都。拉結親也。鄂爾。多宮也。圖喇。柱也。安圖。山陽也。巴延。富也。赫嚕。車輻也。幹氣。味也。果實。疼愛也。烏珍。重也。舒魯。珊瑚也。霞哩。斜眼也。呼嚕。手背也。札克。繖霞也。伊勒。希爾

也。按班大臣也。烏珠頭也。實勒們鷓子也。愛滿部落也。瑪粗也。蘇庫皮也。尼瑪哈魚也。阿勒錦聲譽也。和勒博聯絡也。伊徹新也。實納亦新也。察喇注酒器也。吉勒展怨泰費音太平也。納地也。巴納地方也。沙克珊狡獵人也。善延白色也。索琿姜黃色也。達勒達隱避處也。瑪魯瓶也。聶赫鴨也。伯特才力不及也。卓哩指之也。和卓美好也。愛新金也。蘇赫斧也。雅勒呼肉槽盆也。亦大槽盆也。達爲首之稱也。烏達買也。烏嚕是也。佛仲柄也。準布提擄也。達春敏捷也。尼嚕罕畫也。塔哈客也。達掄飲馬處也。錫津釣魚絲線也。博勒和潔淨也。琿楚冰牀也。舍音色白也。幹罕袖頭也。瑠和海白魚也。阿達奇鄰也。尼雅滿心也。齊喇嚴也。哈蕃官也。桂齊善也。阿蘇網也。已上皆滿洲語。特里袞爲首之謂也。圖魯卜形勢也。託果釜也。舒蘇高梁也。索多烏翅大翎也。道喇下也。誦達夥件也。特哩齊整也。徹伯爾廉潔也。保喇雄駝也。巴圖堅固也。鄂勒哲壽也。錫寶齊養禽鳥人也。集賽輪流值班也。和爾果斯牧地遺失也。齊蘇血也。哈喇黑色也。哈斯玉也。達爾罕凡有勤勞者免其差役之謂也。察納那邊

也。伊嚕淨也。布哈犍牛也。果勒河也。特穆爾鐵也。雅克結實也。喀喇黑馬也。庫庫青色也。齊達勒勤也。伊克大也。德勒衣也。丹有也。岱亦有也。台亦有也。伊蘇九數也。察罕白色也。博囉青色也。額森平安也。阿爾花紋也。尼格一數也。納奇錫絨線也。羅卜科淖泥也。博爾濟二輩奴也。和必斯朶器名也。都哩式樣也。默色器械也。博果岱麥也。塔齊兒瘠地也。和坦城也。永和爾絨也。和遜空也。伊爾鋒刃也。圖裂圖有柴也。阿穆爾安也。烏蘭紅色也。準東也。阿薩爾閣也。珠古厚也。摩該蛇也。博果密包裏也。瑪勒圖有牲畜之謂也。瑪勒牲畜也。鄂齊爾金剛也。達納管也。色辰聰明也。庫魯克超衆也。布延福也。格根明也。特古斯全也。布爾罕佛也。察克時也。蒙古臺有銀也。烏德美送也。多羅岱七數也。筆且齊寫字人也。札爾古齊斷事人也。賽音好也。袞深也。巴克實師也。濟蘇顏色也。特爾格車也。伊遜九數也。岱爾牡鹿也。札達石也。札拉爾帽纓也。特穆津鐵之最精者也。奈曼八數也。索諾木納木結有福人也。噶布拉天靈蓋也。諾摩罕樸實也。蘇蘇勒巴敬也。達嚕嚕齊頭目也。鴻和爾黃色也。

拜珠存也。索約勒敦化之化也。哈陶剛也。阿實克利也。婁龍也。都爾蘇規模也。台哈長毛也。圖們萬數也。納琳紉也。阿巴齊行圍人也。多羅七數也。尼古勒罪孽也。珠格爾閒散也。額蘇倫梵天也。拜達勒形像也。奇塔漢人也。伯奇堅固也。薩巴器四也。呼喇楚積聚也。浩爾齊吹笳人也。和斯雙也。茂不善也。克喀野外也。哈布爾春也。克特火鑪也。塔斯性烈也。伊札爾根源也。拜不動也。諾音官長也。實古納審問也。達蘭七十數也。阿嚕岱山陰也。蘇嚕克牧羣也。奎騰冷也。都古爾濟盈滿也。克埒木牆也。諾海犬也。阿固岱寬也。烏爾巴爾紅虎也。哈喇婁黑龍也。錫里濟選拔也。已上皆蒙古詳語。袁理事官也。迪里頭目也。薩勒迪甲也。珠克房屋也。已上皆索倫語。伊實智慧也。達什吉祥也。札實亦吉祥也。多爾濟金剛也。帕克斯巴聖也。僧格獅也。昌酒也。通飲也。諾爾布財也。蘇隴守護也。裕勒地方也。綽爾濟法師也。鄂特色爾金光也。敏珠爾無違之謂也。額琳沁寶也。佐特庫也。淺長也。藏布美好也。雲丹才也。索諾木福也。策壽也。貝實勒琥珀也。衆密克智慧眼也。足克戩首飾也。古爾帳房

也。嘉勒幹勝也。札巴徒弟也。默火也。沙肉也。明埒好名也。棟碑磔也。阿五數也。年妙也。圖沁大力也。綽斯法也。安布不善之謂也。古拉身也。納克楚黑水也。嘉木陽文殊菩薩也。已上皆唐古特語。夫稽詢故實必先山語言文字入門。抉擇登載。殆不過千百之什一。宏雅之士。或有以引其緒也。

稱名不列姓

滿洲稱名而不列姓。哈刺庫不稱李。墨勒根鰕不稱祖。從滿洲例也。今有滿洲其名。又列漢姓。連至四五字。兩無可取。可異也。又滿洲所有者。乃有其稱。如珊瑚瑪瑙。蘋果。橄欖。鷄櫻等。彼地所無。仍同漢語。譬四方土音。稱名各異。齊以中原正音。始可施之。文告。福建安徽土音。尤難辨於滿洲。不可以對公府施文章。今以滿洲之稱。加官號。豈非以土音施文字乎。

滿人遺俗

滿洲地處東夷。本女真遺種。行為野蠻。風俗乖謬。多有為我人夢想不到者。如若祖若父。七十不死。子孫則不顧瞻。自亦無顏於世。即倩喇嘛唸經。畢乃備豐饌。與

食名曰饗神。食終或坐空齋。餓死。或赴舍身崖。墜崖而死。又有一俗。人死後。赤尸露體。敷以牛油。懸之林杪。投之幽谷。以招鳥獸之食。食盡。則戚族相賀。剩有殘餘。謂此人生前罪惡大。上帝不收。必再倩喇嘛唸經。再敷牛油。務求食盡。乃已。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及入關之後。始被聖教澤化。此風稍戢。然聞之故老。傳言。尙有所謂拜堂子者。據云。堂子係一狎犴牛鬼蛇神偶像之廟。滿洲官書記載。大淪可汗出師。必拜之。神作獸形。人身。圓眼。頭有支角。如鹿狀。口銜足踏。皆人項懸。鬚毳珠。腰纏。體帶長約二丈餘。狀極可怖。華幔低垂。莊嚴無比。實邪教中壓勝術也。可汗往拜。致爲恭謹。嗣見風俗考。記攝政王世祖仍拜之。凡滿洲蒙古。天山南北。及口子外。歸者咸能言之。又述伏臘。帝祭灶。亦維謹。觀音。達摩。尤爲所酷奉。每於日中。豎一竿。向之膜拜。不已。口并喃喃作誦。則不知是何取義矣。

滿人吃肉大典

凡滿洲貴家有大祭祀。或喜慶。則設食肉之會。無論識與不識。若明其禮節者。即可往。初不發簡。延請也。至期

院中建蘆蓆棚。高過於屋。如人家喜棚然。遍地鋪席。席上又鋪紅氈。氈上又設坐墊。無數。客至。席地盤膝坐。墊上。或十人。一圍。或八九人。一圍。坐定。庖人則以肉一方。約十斤。置二尺徑銅盤中。獻之。更一大銅碗。滿盛肉汁。碗中一大銅勺。每人座前。又人各一小銅盤。徑八九寸。者亦無醃醬之屬。酒則高粱。傾於大磁碗中。各人捧碗。叩之。以次輪飲。客亦備醬。煮高麗紙。解手刀等。自片自食。食愈多。則主人愈樂。若連聲高呼。添肉。則主人必再三致敬。稱謝不已。若並一盤。不能竟。則主人不顧也。肉皆白煮。例不准加鹽醬。甚嫩美。善片者。能以小刀。割如掌。如紙之大片。兼肥瘦而有之。滿人之量大者。人能至十斤也。主人並不陪食。但巡視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其儀注。則主客皆須衣冠。客入門。則向主人半跪道喜。畢。卽轉身。隨意入座。主人不安座也。食畢。卽行。不准謝。不准拭口。謂此乃享神餽餘。不謝也。拭口。則不敬神矣。

滿洲嫁娶禮儀二則

滿洲氏族。皆年及冠笄。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爲定禮。名

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親友。同新婿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爲繼續計。聞尊室女賢淑。著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據賓筵。或設酒宴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有酒筵衣服綢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女家。令其跳神以誌喜。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資。視家之貧富。婿乘騎往謝。五鼓鼓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婿用弓矢對輿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時。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以刀割肉。致吉詞禮畢。新婿新婦登牀。行合巹禮。次早五鼓。輿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宗族尊長卑幼。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省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兩日粧。匪贈嫁。先幾日送之。乾宅置桌抬之。以多爲榮。迎親倩年長而全福之女客。至坤宅代新婦上粧。名曰娶親太太。送親亦倩年長而全福之女客。至乾宅扶持新婦。名曰送親太太。皆乘花輿。故花輿凡三乘。新人登輿。不衣禮服。而著棉袍。不梳旗頭。聚髮成髻。紅巾蓋之。內衣如襖褲。亦棉製。冬夏如是。若炎暑太熱。則改爲夾衣。而於肩膝等處。稍置棉花。喜興到門。新郎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新人出輿。不祭祖。不拜花燭。徑入洞房。與新郎并肩坐炕上。闔門行坐帳禮。新郎以竿挑去紅巾。食水餃。宜半生不熟。即熟亦諱言之。生者取生育之義也。坐帳既畢。新人易衣。富貴之家帶墊子。以珠翠紫成髮飾也。簪喜花。紅絨製喜字。或福字。民家即梳頭著常服。粧成新人坐炕上。不言不笑不動。否則不吉。晚間新郎代新人探花。插窗上。愈低則得子愈早。翌晨新人乃同夫行廟見禮焉。

喪弔

人死則停正屋中。不用牀。不在炕。有木架。歸槓房預備。衣棉衣。或七或九。蓋凶事尙單。故凡事皆用單數也。入

殮後三日。倩喇嘛誦經。名曰接三。云死後第三日必回煞。接三者。迎接魂魄也。停柩於家。多則三十一日。少則五日。開弔發引。一如漢人。逢單七輒招道侶。諷經懺悔。雙七則否。五七有焚帛之舉。六十日有燒船橋之禮。橋有二。一金一銀。船橋所以供冥者之渡也。喪三年守禮之孤子。束薪臥柩側。餽粥蔬食。猶有古意焉。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小晉（斐）始建議禁止。得旨允行。朱歷官至戶部侍郎。

常禮

旗人重禮節。道上相遇。必請安問好。少者幼者。如見尊長。必下車鵠立致敬。待其過而後乘焉。朋友相逢於路。則曰盍過我家稍憩飲茶。其實二人之家去甚遠也。若適逢飲讌。則曰盍就坐小酌。何如其實。主客已齊。不便添座也。諺云。第怕簡不怕虛。旗人殆深體此意歟。相見惟執手。送客則手略曲。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如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爲行大禮。婦女

輩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此段摘錄寧古塔略記旗人昔時之風俗與歐美相類也）

嗜麪

滿人嗜麪。不常食米。種類極繁。有炕者。蒸者。炒者。或製以糖。或以椒鹽。或作龍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另有一種。中有肉餡。此外有醬數種。又有綠豆糕。花生糕。數事。配以糖製之湯。

康熙初年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主僕之分。滿洲尤嚴。康熙初年。大司寇朱公之弼疏言。臣見八旗僕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死惡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飢寒切於中。鞭扑加於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請敕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係某旗某佐領下某僕。注冊呈覽。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衆。諭如所請。

旗主旗奴三則

凡各項包衣。並小五處旗人。或奴籍。或重臺。例不得與宗室覺羅抗禮。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請曰。求賞一坐。然後坐。方合於禮。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餬口。

或爲御者。或爲喪車槓夫。或爲搨肩者。（京師市上有一種人專以肩背爲人家搬運雜物爲之搨肩）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

隸牛彙。下人稱之曰包衣。牛彙包衣者。猶人之投胎也。范公名某。歷相三朝。世祖爲捐金一萬贖之。本旗牛彙始脫籍。

道光間有旗人官兩淮運使。其妻與揚州知府妻往來。知府漢人也。一日知府妻欲宴運使妻於署。以不諳待滿人禮。覓一滿婦爲陪客。遍查同城官眷。惟參將標下中等守備孫滿人。且世家子。遂往拜致意。守備妻慨允之。屆期盛筵以待。守備妻絕早至。日中運使妻至。守備妻據炕南面坐。傲不爲禮。主人訝之。運使妻一見卽雙膝跪安。守備妻曰。今日主人賞爾飯。不必拘禮。可坐下。運使妻又雙跪謝。然後坐。及席設。知府婦推運使妻首坐。守備妻曰。今日我在此。彼不便坐。我代坐可也。運使妻爲之送箸斟酒。侍立於側。若奴隸然。守備妻曰。爾不

可拂主人盛情。權坐下同啖可也。又請雙安始就坐。局促至不敢舉箸。而守備妻則據案大啖。席散客去。守備妻欣欣然。運使妻悻悻然。知府妻則皇皇然。不明其故。繼聞人言守備妻爲旗主。運使妻旗奴。奴自不敢與主抗禮也。知府亟趨謝罪。而運使終以此存芥蒂焉。又道光朝大學士松筠秉政。上甚倚重之。忽請假數日。上之異也。次日軍機召見奏對畢。上忽問曰。松筠何事請假。一滿軍機對曰。因該旗主家有白事。（滿人謂喪事爲白事）松筠照例前往當差。上曰。汝往視之。如無甚要事。可命其早日銷假。滿軍機銜命往。至則松筠摘纓冠。身白袍。坐大門外。司鼓滿軍機傳旨訖。次早面奏情形。上大怒。謂該旗主有意侮辱大臣。卽日降旨擢松旗免其奴籍焉。

旗人生計之窘迫

咸同以降。北京旗人生計之窘。難以言喻。輿臺厨養。大有人在矣。某部郎辛丑回鑾後。新錄一圍人曰。三兒其人。面目犁黑。健飯善鬪。每當駕車疾駛。或與他車角。遂三兒肆口漫罵。或以鞭懾行道之人。人亦稍稍讓之。似

審三兒者。某度係圍人儕輩。亦不之疑。一日赴友人宴。車至大柵欄。忽有怒馬自後來。錦鞍玉勒。望而知爲貴介。三兒車橫互在前。不之讓。騎者自後叱之。三兒略一回顧。故緩車行。騎者大怒。策馬繞出車前。方舉鞭欲擊。三兒忽笑語曰。咳。老七。汝想漏臉。便不怕我耶。騎者熟視。卽下馬。屈一膝曰。原來是三爺。忽促問開罪。幸乞見恕。言畢。牽馬旁立。爲狀甚謹。車去乃行。某大駭。怪歸寓。窮詰所以。三兒曰。吾固宗人府籍。驂者吾姪輩行耳。復詰其名及世職。堅不肯言。翌晨善言遣之。

貴胄學堂

貴胄學堂學生。類皆王公貝勒宗室子弟。故其膳須極豐厚。精美。人設一席。日需庫平銀七八兩。稍不遂意。卽遭呵叱。甚者且飛盆擲碗。馮總辦教習。皆爲學生之奴隸。呼往喝來。惟命是聽。學生每日到堂。須由教習遣人往請。有請至四五次。至午刻始蒞止者。抵堂卽索午餐。餐畢。揚長去。並不上課。亦有偶爾興至入講堂。高唱京調一齣者。故時人擬之爲安樂園云。

記滿洲姑奶奶

桐城吳藹航先生云。京師有諺語曰。鷄不啼。狗不咬。十八歲大姑娘。滿街跑。蓋旗人家。族習慣。皆以未字之幼女爲尊。雖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稱之爲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謂姑奶奶者。頗得不規則之自由。凡南城外一帶茶樓酒館。戲園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輩之衣香鬢影。雜運於萬頭攢動之中。茲亦怪矣。每值新年。則有無量數紅男綠女。遊逛廠甸。香廠。白雲觀等處。而被輩姑奶奶。亦盛裝艷服。至茶棚中。男女雜坐。余嘗有竹枝詞云。狂且四面坐中央。目電頻加白面郎。還是名門還北里。教人納悶是新妝。自有詩喧傳都下。巡警廳出諭。令男女分座。予又有打油腔二絕云。隔座嬌音喚吃茶。渴猶未解眼先花。而今事事皆皮相。第一須生好腦瓜。警察巡邏也太勤。茶棚男女座須分。目中各有陰陽電。空向情天激雨雲。於是警署又禁止婦女入茶座。評茶而一般五陵少年。卽亦作穿花胡蝶。依依裙帶間。恆有不文明之舉動。被警察所呵者。予又笑之以詩云。只恐狂蜂浪蝶多。安排警察去巡邏。指揮棍子迎頭擊。打散鴛鴦卻是牠。此等事。凡其鐵鞋會一踏春明者。已視爲司空。

見慣矣。而城內八旗中家資稍蓄者。每日購買油鹽醬醋等物。亦皆驅遣姑奶奶輩親至各商店交易。而男子從未有料理開門七字者。聞西后垂髻時雅好修飾。其父爲正黃旗參領。因事褫職。貧乏不能自存。惟與候補縣吳棠有金蘭誼。恆賴其周卹焉。時西后髮初覆額。伶俐過人。因拜吳棠爲義父。欲其擲菓餌脂粉費。藉資河潤。吳棠果破慳囊。時爲乾女兒。點綴釵環衣履。故西后每一出遊。道旁觀者皆喃喃作歡喜讚。謂天仙化身。不是過也。西后恆攜菜筐至東城某油鹽店購食物。店主某甲恆以粗笨之手。戲挾其鼻。如是者習以爲常。不意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不數年西后果被選入宮。俄而垂簾聽政。彼油鹽店之某甲。依然操貨殖生涯。西后偶與其弟桂祥談家政時。詢及某甲。某甲聞之。竟墜井而死。全家遁逃。蓋恐其報復挾鼻時之夙恨也。嗚呼。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某甲死時。當自悔其粗笨之手。大不該闖下了滔天大禍也。吳棠後由知縣開府四川。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按旗人男稱爺。女稱奶。乃極尊貴之名稱。亦有稱姑娘爲爺者。是雌而雄。

矣。但未字之女最尊。若出嫁後則又等閒視之。不知何故。或云幼女未字時。有作皇后太后之希望。是或然歟。

崇奉堂子

崇奉堂子。爲愛親覺羅氏特有之習慣。凡遇戰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無知之者。且祭獻之禮絕詭祕。往往不肯宣布。世皆強解之爲祭天。謂卽古者天子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之意。其實不然。昔有范生者。遊滿洲之遼陽城。見一古刹。欲入觀之。門者不許。謂欲瞻禮。祇可在門外焚禱。不得闖入。范生欲窮其異。與門者商。強而後可。乃至刹內。見塑像二。長各數丈。一爲男子狀。向北植立。一爲女子狀。南面抱其頸。體皆赤。態甚褻。問之士人。皆以公佛母佛呼之。（見三岡識略）愛親覺羅氏所奉之堂子。蓋亦若是焉爾。是特有之習慣也。

堂子淫祀

清祀堂子等諸郊天。每日及出師。必先祭堂子。其神有所謂武篤貝子者。考滿禮。元日堂子祭儀。享殿內奉朝祭神位於東。夕祭神位於西。輿前設案二。每案陳香磬。朝夕守上香。總管大臣率諸王長史詣園殿。各依序。

懸楮帛二十有七。先一日。所司立杆殿正中石座。祭日懸黃旛采繩。綴五色繒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其神杆分六排。排六分。皇子神杆立於座前。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鎮國公。各按排建立。按邵陽魏源曰。堂子園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其神名紐歡臺吉武篤貝子。祭時總管大臣一人。免冠脫鞋入。跪祝叩首。

萬歷媽媽

清祖制。每日子正三刻。東華門啟扉。首先入門者。布圍騾車一乘。不然車燈。載活豬二口。車轅坐一老嫗。直入內東華門。循牆而行。不知何往。次則奏事處官員。有圓紗燈一提。隨其後者。則各部院衙門遞奏官。以及各省摺弁。再其後則趨朝各官。蓋皆借奏事處燈光以行。定制入朝者。惟奏事處有燈。講官有燈。南書房有燈。陛見引見各官員。皆靜候於東華門外。見有一燈來。則蜂擁隨之。炳半盞曰。宮中祭萬歷太后也。每年三百六十日。每日豬兩口。使一老巫主其事。紫禁城東北隅有小屋三椽。供萬歷太后神牌焉。俗呼爲萬歷媽媽。其掌故則當明萬歷間。清太祖攻撫寧。爲明兵所挫。囚於獄。清廷

賄內監言於太后而釋之。故以此爲報。餽餘則大門侍衛享之。（大門侍衛卽大清門侍衛直班不在大清門而在乾清門。若乾清門侍衛則皆王公大臣名御前侍衛。其位甚尊。外人不知。每混大門侍衛爲乾清門侍衛。其人自稱亦曰乾清門侍衛。其實非也。此等侍衛分一二三等。皆每科武殿試榜下取用者。）二百餘年老汁白肉也。不設匕箸。各用解手刀片。之不准用鹽醬之屬。侍衛等以淡食無味。用厚雪麗紙切成方塊。以好醬油煮透而曬乾之。藏衣囊中。食時以一片置碗中。昏肉汁半盂浸之。以肉片蘸而食之。云其味之佳。較外間所賣逾白倍。半盂有姪在大門上行走。每逢值班卽得食。聞之皆垂涎也。

完立媽媽

清俗祀神。日於案下設小案。供以糕醕。名曰完立媽媽。初不知爲何神。宗人澧涂司成（奕溥）言卽爲明孝定莊皇后。蓋二祖被禍時。李后嘗爲惋惜。飭諭李成梁之枉濫。故太祖感其德。附祀於明堂云。完立者。卽萬歷之轉音也。澧涂學問博洽。又爲近支宗室。其言必有所本。

滿洲跳神儀

八旗長白舊族宗室王公家。每祀神前一月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麪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雲（卽引祀也）前一日敬製糕餌。用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饋。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爲散獻。大祀日五鼓獻糕於明堂如儀。俟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幄嚮東供糕酒素食。中設如來觀音閣聖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康年。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弦箏月琴以和之。其聲鳴鳴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興。司香婦敬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觸。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扈人進。到牲菹烹畢及熟薦。選牲肉最精者爲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人致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胾。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門。暮供

七仙女長白山神遠祖始祖位。西南嚮。以神幕隱蔽窗牖。誌幽冥之意。舞刀進牲祝詞如朝儀。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次早設位於庭院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灑揚趨退。主人叩拜。牲肉皆封爲菹醢和稻米以進。名曰幸天還願。再明日爲神位祈福。供以餅餅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爲受福。三日祭乃畢。長白滿洲舊族近興京城者祀典禮儀皆同。惟舒穆祿氏供大上帝如來菩薩諸像。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氏則供羊雞魚鴨諸品。巫用銅鈴繫腰跳舞以鈴墜爲宜。男兆蒙古跳神用羊酒。跳神時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牆堵。蓋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因沿爲制。

跳神一

跳神。滿洲之大禮也。無論富貴士宦。其內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無字。亦有用木龕者。室之中西壁一龕北壁一龕。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爲上。龕設於南龕下有懸簾幃者。俱以黃雲緞爲之。有不用簾幃者。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

之座。西龕上設一杙。杙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則香盤也。祭時以香末灑於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傳以爲祭祖。嘗與嵩觀察齡伊孝廉克善詳言之。南方人初入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爲正龕。西爲旁龕。東向則以西壁爲正龕。南爲旁龕。不知所謂旁龕。正其極尊之處。始悟禮所謂以西方與南方爲上。與此正合。極尊處所奉之神。首爲觀世音菩薩。次爲伏魔大帝。次爲土地。是以用香盤三也。

跳神一

相傳太祖在關外時。請神像於明。明與以土地神。識者知明爲自獻土地之兆。故神職雖卑。受而祀之。再請。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清朝。靈異極多。清初稱爲關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中壁所設一爲清朝朱果發祥仙女。一爲明萬歷帝之太后。關東舊語。稱爲萬歷媽媽。蓋其時明兵正盛。清祖議和。朝臣執不宜行。獨太后堅意許。可爲感而祀之。國君仁厚之心。亦云極矣。餘則本家之祖也。其禮前期齋戒。祭用豕。必擇其毛純黑無一雜色者。及期末明。以豕置於神前。主祭者

捧酒尊而祝之。畢。以酒澆入豕耳。豕動則吉。若豕不動。則復叩祝曰。黍盛不潔。與齋戒不虔。與。或將有不吉。或牲毛未純。與。下至細事。一一默祝。以牲動爲限。蓋所因爲何。祝至何語。而牲動者。其牲卽於神前割之。烹之。煮豕既熟。按豕之首尾肩脇肺心。排列於俎。各取少許。切爲釘。置大銅盤中。名阿嗎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獻禮。主祭者前。次以行輩。排列婦女。後之未冠。叩首有聲。禮畢。卽神前。嘗所供阿嗎尊肉。蓋受胙意也。至晚復獻牲。如晨禮。撤燈而祭。其肉名避燈肉。其禮祭神之肉。不得出門。其骨與狗狗所餘骨。則夜中密棄之。街看街者。卽爲埋之。亦有焚爲灰而埋者。惟避燈肉。則以送親友云。

跳神二

舊禮舍外一見祭。至竈煙起。不論相識與否。羣至賀。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後漸以主人力不足。供衆。遂擇請親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鋪以油紙。客圍坐。主家僕片肉於錫盤。饗客。亦設白酒。是日則謂吃肉。吃片肉也。次日則謂吃小肉飯。肉絲冒以湯也。其所謂阿嗎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謂此不可令客食也。然亦有與客食者。蓋主

家人多當其自嘗尚不足。故不能食客。若主家人少。自嘗有餘。又恐棄之。故以食客初非祕不與客也。客食畢不謝。惟初見時道賀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長丈許。杆上有錫斗。形如淺碗。祭之次日。獻牲祭於杆前。謂之祭天。舊有祝文。首句云。阿布開端。機國語。阿布開。天也。端。機聽也。謂曰。天聽著。下文爲某某設祭云云。今多不用祝文。惟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覺其文首句詞氣闊大。其祝時亦多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擇於某月日獻牲設祭。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婦人則不與其錫斗中切豬腸及肺肚。生置其中。用以飼鳥。蓋清祖爲明兵追至。匿於野。羣鳥覆之。追者以爲鳥止處。必無人。用是得脫。故祭神時必飼之。每一置食。鳥及鵲必卽來共食。鷹鷂從未敢下。是一奇也。

跳神四

錫斗之上。杆梢之下。以豬之喉骨橫啣之。至再祭時。則以新易舊而火之。祭之第三日。換鎖。換鎖者。換童男女脖子上所帶之舊鎖也。其鎖以線爲之。舊禮。生人後乞線於親戚家爲之作鎖。今不復乞線。但自買線爲之。線用

藍白二色。亦有用紅黃者。聚爲粗線作圈。線頭彼處結一疙瘩。結處剪小綢三塊。縫其上。舊例。上次祭時所帶。必至下次祭時始換之。今多只帶三日。卽取而藏之。下次祭時再帶之。以俟換。其換鎖之義。用箭一枝。搭叩處。繫以細麻及新鎖。院中神杆旁。別置小杆。杆上扎柳枝一束。柳上剪白紙作垂綏二。以繫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釘。用黃絨繩一條。其繩極長。一端挂於釘上。一端牽於門外。繫之柳枝上。令帶鎖者羣聚圍坐一處。主祭者持箭以麻縷新鎖。繞於香煙上。然後取一細縷。搏於帶鎖者之懷。置已徧復。繞於煙。每繞一度。懷麻縷一度。如是者三。然後換新鎖。其舊鎖卽繫於所牽之黃繩上。自清初以來。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壞者。始取而焚之。神座前。平時每挂一黃布袋。卽用以貯黃繩者也。當祭時。開袋取繩。祭畢仍貯之。懸於神前。其帶鎖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歸後。始止。每換鎖時。有祭品一度。撤供。卽置於帶鎖者圍坐處。羣爭攫而食之。其未受室于歸者。雖年二十餘。亦行此禮。亦與羣兒攫食。蓋受福之意也。

跳神五

滿洲跳神。有一等人專習跳舞諷誦祝文者。名曰薩嗎。
(亦滿洲人)跳神之家。先期且簡邀之。及至。摘帽向主
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設供。獻黑豕畢。薩嗎乃頭戴神帽。
身繫腰鈴。手擊皮鼓。唱太平歌。搖手擺腰。跳舞擊鼓。
聲鼓聲一時俱起。鼓每抑揚擊之三。擊爲一節。其節似
街上童兒之戲者。薩嗎誦祝文。旋誦旋跳。其三位神座
前文之首句曰。伊蘭梭林端機。譯言三位聽著也。五位
前文之首句曰。孫扎梭林端機。譯言五位聽著也。下文
乃某某今擇某某吉日云云。其鼓別有手鼓架鼓俱係
主家自擊。緊緩一以薩嗎鼓聲爲應。薩嗎誦祝至緊處
則若顛若狂。若以爲神之將來也。誦愈疾。跳愈甚。鈴鼓
聲愈急。衆鼓轟然矣。少頃。祝將畢。薩嗎復若昏若醉。若
神之已至。憑其體也。卻行作後仆狀。主家預設椅對神
座。扶薩嗎坐於椅。復作閉氣狀。主人於是叩神前持盃
酒。灌豕耳。豕掙躍作聲。主家乃闔族喜曰。神聖領受矣。
乃密爲薩嗎去鼓脫帽解鈴。不令鈴鼓少有響聲。薩嗎
良久乃蘇。開目則闔然作驚狀。以爲己之對神座之無
禮也。急叩謝神。徐起賀主家。禮畢。衆乃受福。薩嗎卽古

之巫祝也。其跳舞卽婆娑樂神之意。帽上插翎。蓋卽鷺
羽驚翻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二十年前余嘗見之。
今祭神家罕有用薩嗎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禮之省
也。

滿蒙祭祀不同之典

祭祖大禮也。漢軍之俗與漢俗相似。蒙人以木觚掛牆
上。畫耳目口鼻狀。人頭。祭時以牲酒塗其所畫之口。
邊油脂積愈高。則以爲祖宗享受多。將賜福。否則不祥。
降禍云。牲用豕或用羊。薦時用整牲。祭畢置大釜中。煮
之。凡親戚朋友之受胙者。或刀割肉而食。食畢。豕腹中
五臟猶全存也。滿人有竿祭。立竿庭中。繫以布或紙。以
代祖先。亦有不用竿者。祭凡三獻。初獻用生豬。執事
者用酒灌豬耳。豬一號以爲祖宗受享。禮畢。撤此豬置
釜中煮之。卽用以再獻。三獻僅豬頭而已。灌酒豬耳時。
庖人懷利。刃刺豬喉。刃之長短皆有一定。祇許一刺。一
刺不死。豬必怪叫。是爲失禮。故業此者非專門不可也。

塞宴四事

列聖巡幸木蘭蒙古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於出

哨之後。恭進筵宴。習武合歡。有所謂塞宴四事者。扈從諸臣多有賦詠。一曰詐馬。選六七歲以上幼孩。文衣錦襪。銜尾騰驤。散鬣結鬣。不施鞍轡。而追風逐電。馳騁自如。別樹大纛於數里外。先至者受上賞。餘亦恩賚有差。一曰什榜。番樂也。黃桴鞀。頗有上古遺音。酒半。名王上公更迭獻技。其聲容制度。與中土之笙。鋪。簫。管。絕殊。而侏。髻。侏。儒。亦復自有節奏。一曰布庫。相撲爲戲也。徒手搏擊。分曹角力。伺隙蹈瑕。不專恃匹夫之勇。勝者有卮酒羊臠之賜。立飲無算。一或曰聖祖之擒鼉。拜先令闍童習此也。一曰教駢。馴名馬也。凡達驛之產。初入牧羣。不受羈韉者。番王子弟。輒執長竿。攜綵索。或躍而登。或超而過。聲控酣呼。疾如風雨。必使調良馴習而後已。逸羣奔踉。馭之者愈衆。剽悍神勇。頗爲壯觀。蓋清之綏輯外藩於游歌泮兔之場。不忘武備也。

木蘭秋獮

木蘭爲較獵之所。又謂之哨。哨鹿也。著鹿皮衣。鹿角冠。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則牝鹿啣芝以哺之。蓋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於死死則牝鹿含芝。

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駕臨。以行秋獮之典。其中有地名半截塔。有一塔傾圮已久。內有字曰敬德。監造乃元時物也。五峯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狀。其左者上一小額曰孝敬之墓。以過路未將擲出。左者門半開。露半身小兒。

蒙古詐馬戲

上每歲行獮。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上至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其王公侍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後。必諏日進宴。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絃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勒者。千百羣。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圈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繫駒首。舍己馬跨駒背。以絡絡。

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而驕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卽帖伏矣。此皆蒙古戲。以供容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若間歲一出。則其入覲須八年矣。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行在貢獻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七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鷓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鶴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長白山

內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爲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索奉

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臣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於五月初四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探獵之人。今已老退。閑口稱我輩原在額赫納陰地方居住。我雖不曾躋長白山之嶺。曾聞我父云。如往獵於長白山脚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納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納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納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黑納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知赴額赫納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

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卽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豫備。臣等卽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卽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連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祁爾薩河。漣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黑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弩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黑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黑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進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

令薩布素開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日。亦卽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此有一百七十八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大額黑督捕珠蚌。卽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處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脚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坦。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

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爲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週圍寬闊。約有三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山左流者。則爲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爲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峯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閒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濛濛。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

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頒到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鬪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偏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師。臣等奉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緣係欽差事宜。謹疏奏聞。奉旨長白山祖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會同內閣詳議具奏。禮部覆疏。金史大定十二年。封長白山爲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又加封開天弘聖帝。明洪武三年。並去嶽鎮王公封號。止稱爲神。今本朝祭五嶽五鎮。俱稱嶽鎮之神。相應將長白山封爲長白山

之神相擇吉地建祠。照五嶽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奉旨這建祠致祭事宜。著再詳議具奏。

皇陵近地嚴禁採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日色。下產人參。其苗高出百草之上。採參以夏五月裹糧披榛而入。或迷徑爲虎狼所噉。或人相遇。弱者死。強者攫所有而出。以地近皇陵。恐傷龍脈。邇者挖參之禁甚嚴。罪至殊死。而趨利之徒。輕生不顧也。

遼東風俗

遼東民風樸質。雅尙禮數。十年前待客尤有古風。旅人投宿無拒絕者。接待殷勤。儼然家人父子。食宿而外。瀕行必贈餼糧。近以人心不古。盜賊充斥。致居停主人亦不敢濫於接待矣。遼俗客至均延入臥室。主婦必出禮。客室中兩面皆炕。速客登炕。盤膝時不可去履。雖泥污坐褥弗顧也。去之則主人怒爲無禮矣。又好蓄童養媳。

往往子纔數齡。媳已及笄。舉家同宿一炕。致新臺之詠。時有所聞。亦滿洲陋俗也。

陪京土風

高宗四詣陪京。諮詢土風。拈二字成語。爲十二題。一曰拉哈。土壁堵間。綴麻草下垂。緣以施坊。墁者也。一曰周斐。取權皮厚盈寸者。爲屋材。上覆爲瓦。旁爲牆。墁也。一曰呼蘭。剝木之中空者。爲直柱。樹檐外。引炕煙出之。上覆荆筐。而虛其旁。竅以出煙。雨雪不能入。一曰額林。度橫板。楣棟間。以貯筐篋。盧襲諸器。一曰豁山。夏秋間。擣敗苧。楮絮入水。漚之。瀝蘆簾上。暴爲紙。謂之豁山。凡紙皆以是名。一曰霞綳。蓬梗爲幹。搏糠和膏。傅之以代燭。俗呼糠燈。一曰威呼。剝木爲舟。平舷圓底。唇銳尾修。容五六人。或二三人。一人持兩槳。左右運掉如飛。一曰法喇。似車無輪。似榻無足。覆席如龕。引繩如御。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一曰施函。斲木爲筥。虛中以受物。貯水釀酒。皆用之。一曰賽斐。木七也。長寸許。曲柄。豐末。一曰羅丹。鹿蹄。跪骨也。兒童四圍坐。擲之。視假仰。橫測爲勝負。小以鹿。大以鹿。或以薄圓石擊之。則曰帕格。一曰斐蘭。小

兒以榆柳爲弓也。

外藩賜奠賜祭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胡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賜奠。致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禮。賜奠者星使至立奠三爵而已。然賜奠之禮。隆於致祭也。星使回有私觀羊幾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星使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焉。或取一二馬焉。如是而已。貧者猶不能也。嘉慶己巳土爾扈特汗死。遣子爵策侍衛楞往喀喇沙爾賜奠。汗之夫人七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姪女也。策侍衛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熱。其地有古廟。祇三楹。汗之柩置於外廊之地。其簡略如此。策奠畢。回夫人遣其官等數人。餽以小哈噠。哈噠者薄絹也。紅黃二色。蒙古買以敬佛爲貴物焉。大者長丈餘。小者數尺。小烏鎗一元寶二策。受哈噠。反銀物。仍以哈噠答之。受哈噠者必轉答以哈噠。其人固請留其鎗。不獲。已將留之。先取以觀。其人乃曰。鎗門實有損。此地無能治者。策因婉却之。乃還。某問其儀。具以告。某笑曰。猶是小烏鎗也。昔以饋我。我不受。今爲襲封復持往伊犁獻松將軍。松

將軍又不受。一損缺無用物耳。乃爲至寶。是則可憫已。

蒙古土風

乾隆甲戌高宗詠蒙古土風十二章曰。乳筩以皮爲之。平底豐下而稍銳其上。擣乳盛之曰荒田。蒙古不講耘耨之法。俗稱靠天田曰鄂博。累石象山家。懸帛以禱神。報賽則植木爲表。謂之鄂博。無祠廟也。曰革囊。食用諸物盡納其中。或以行汲。涉川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餛飩曰柴車。輪轆略具。以牛駕之曰骨占。炙羊肩骨視其兆以占吉凶曰馬竿。生駒未就羈勒以長竿繫繩縻致之曰兒版。襁兒臥版上。帶束其臂。倚甌廬壁間。啼則搖之。徙居則懸之。駝裝之後曰灰筒。木削兩筒編帶聯之。稍劄其中塗油而布以灰。作字畢則拭去。更布曰竹筆。謂削竹木漬墨爲書曰口琴。製如鉗貫鐵絲其中銜齒間以指撥絲成聲曰轉經。以木輪貫鐵樞。集梵經於輪間以手轉之。謂一轉功德與持誦一過等。

蒙古鹽鐵

蒙古阿巴海部落地名充俄里。有泡子河。產天然鹽。生水中如層冰厚四五寸許。鑿取成磚。不事煎熬而可食。

其味較中國食鹽稍淡。又有產於高山者。彌望如雪。人跡不能到。則用強弓仰射取之。又產精鐵。色如白銀。上用烏鎗。皆采此鐵製造。往開明季嚴禁關口。不得出鹽鐵等物。謂可坐困外國。豈知彼中物產固自不乏耶。

多羅皮帳

蒙古人以遊牧爲生。嫻弓馬。耐勞苦。居無定所。亦無宮室。男婦雜處。篷帳中蔽風雨而已。帳以油布爲之。有用多羅皮者。非貴族不辦。多羅蒙古樹名。譯言滿也。多羅之精者。編作雨衣。輕巧便捷。入水不濡。卷之一手可握。每套值銀二百餘。查初白扈駕木蘭。值大雨。聖祖以己所御雨具賜之。卽多羅皮織成者也。查紀事詩有云。燥濕推恩慚厚庇。短長稱意荷終身。從今聽雨聽風候。傑直堪誇桂楮人。

木蘭物產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聖祖秋獵。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卽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語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童。惟與安嶺稍有樹。全惕莊爲熱河總管嘗

奉旨採木於木蘭。謂甌北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有落葉松。蓋氣益寒則松葉亦落矣。木蘭出蕨菇最佳。每秋獵駐營後。土益肥。故所產尤美。俗呼銀盤蕨菇。取其形似非也。蓋營盤之訛爲銀盤耳。地有鼠。土疎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如塚。甌北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褥前尺許。地漸墳起。詫爲異事。袁愚谷謂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野雞味最鮮。初在草中。爲人馬所驚。輒飛起。然飛只在兩山間。不能越山而過。力竭則撲而下。入草中。尙能衝十餘丈。過此則以首伏叢薄。不見人。卽自以爲人不見矣。俯而拾之。尙活。數十錢卽買得。故可煮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秦松子。野雞食之。故肉尤美云。

栗鼠

盛京烏拉諸山林多產貂。近東北邊者色黃。邊外者紫黑。食栗及松皮。故亦呼爲栗鼠。打牲者八月往。十二月

歸於雪中尋其迹而捕焉。每歲輸貢。有定額。有常時。其白者尤貴重。

英鰲秋

盛京英鰲秋。其地產小果。名英鰲秋。時以銀壺進貢。薦奉先殿。歲以爲常。

索倫達呼爾之習俗

索倫(索音近簏)風氣剛勁。故兵以索倫爲強。其出師歸。有願留京者。聽之。月給糧銀四兩。然此中不盡索倫也。有達呼爾在焉。達呼爾者。本居黑龍江之地。自爲一部落。與索倫雜處。其習俗極鄙。其行輩有得官者。則以叔呼之。不必一族也。官進一階。則以祖視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則稱之以兄弟焉。級若或過之。則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卽反其禮以待之。有不然者。則相戾矣。此達呼爾之習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倫。

黑津

黑津乃徽欽二字訛音也。在三姓東三千里外散處。至東海邊。以魚爲生。卽以魚皮爲衣。故曰魚皮笥子。或謂

黑津笥子。或謂徽欽笥子。名異而實同也。所食之魚。曰達布哈漁牙。最利。食小魚。類內地之烏魚。或以爲乾。或以爲麪。亦不一品。煮熟先以大碗而入。則人知其有親也。食時狗蹲於左右。骨出卽以飼狗。狗有時卽欲食。則攫於其口邊。其人愛鱗衣。懸而不著。得鱗衣則張於所居。多者以爲富。其水曰戊子江。蓋海汊也。冬時水凍。坐扒犁。駕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狗之領而行者曰狗頭。狗頭一。可值銀四五十兩。蓋行時頭狗前行。知有虎豹則回。其知也。以聞氣而知也。人視以爲備。故貴之。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檢。知之最詳。言之最悉。

溝民

溝民者。雜處於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別種也。蓋皆漢民。掘人參者。及內地逋逃者。其中有老大哥爲之長。羣聽令焉。老大哥者。不計齒。其人公正。爲衆所服。則衆奉而尊之。條教嚴明。衆不敢犯。其刑有四。有鬪殺者。大哥號於衆。宰牛設酒。生祭之。問其人死所。願水則以大石繫而投之海。願火則圍木致其人於中而焚之。願坐簽子。

則攀楊枝削其梢。插其人穀道中。而撒之楊枝上。挑人之腸出矣。願埋則穴土而坑之。以是無敢輕犯法者。

民覺羅

三姓中有民覺羅。清初之黑津。秀而黠者來投。因編入旗。其人以國家有民公之封。自以爲宋後。因自名爲民覺羅。

吉林三姓多雨雪

吉林多雨。蓋其地多山。重嵐釀濕。密霧蒸陰。晴暄和朗。之天。歲不得多見也。伯都訥多風。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飛空。碎轟若千軍萬馬之奔。洶湧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懾心悸。四月以後則止。三姓多雪。雪時無花無片。如四兩半斤之絮團。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諺曰。吉林雨。三姓雪。伯都訥風。

吉林現城誌異

吉林等處皆土城。無雉堞。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司。於鄉村近圍場處。每晨起。常見對面城郭鮮明。女牆排列。樓閣煙村。互相掩映。城上行人往來。或騎而過。或倚而望。居然蜃樓海市。一大觀也。彼地人不識女牆。竟有不

知其爲城郭者。初見時。覺相距不過三四里許。急令人踪跡之。出三十里。仍無所見。每見必以清晨日出則滅。土人謂之現城。蓋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氣所結。時或現形。如洪澤湖邊。人猶見泗州城郭樓臺。卽其證也。是地舊去黃龍府不遠。或遼金舊有州縣與。

寧古塔

寧古塔與高麗。以江爲界。曰高麗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麗者水黑。近寧古塔者則水清。色兩分。蓋天之所以界內外也。江邊采薪者。每見必相詈。隔水而詈。習爲風氣。此理殊不解。

喀爾喀望斗吐魯番望月

徐星伯言。福公喜爲詩。曾任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伊犁西南邊外。有特穆爾圖淖爾。旁多古翁仲。福公巡邊至其處。作詩云。斜陽寄語雙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殊清致可喜。居易錄云。陳給事說過喀爾喀三百里。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卽南望北斗矣。那太僕偶堂（丹珠前任內閣學士）言。此說未確。至彼地望斗。覺七星相距空處。較都中所見加寬耳。寶獻山相國與云。此地高之故。

也。地高去天覺近。故望星之空處覺寬。寶時自吐魯番來。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氣。乃是小星。吐魯番較京師高一百五十餘里。去天較京師將近一度。塔爾巴哈台其地較京師高一百口口里。故望星如此。其說似可信。

漢案戶

夏小正曰。漢案戶。謂天河也。獻山言。吐魯番於六月望河。乃當東廂屋脊。蓋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卽見月。

葉爾羌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公署。卽小和卓木之花園。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臨水。有艇子。繫於水旁。開門卽可泛舟。其地恆燠。夾水長堤。花木若春。垂楊兩岸。掩映水碧。西域無楊。惟此園獨有。居其中。恍如西湖上游也。辦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集唐詩白首卽今行萬里。皇恩只許住三年。二語爲聯。屬徐星伯爲之書。

葉爾羌和闐產玉

葉爾羌和闐皆產玉。和闐爲多。然入貢則由葉爾羌大臣奏進。其商回之售賣。初無例禁。自乾隆四十三年。高公樸請開年一次。官爲開採。於是定例。玉禁始嚴。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卽照竊盜例計贓論罪。又辦事大臣期公成額阿公揚阿等。先後請於密爾岱及巴爾楚克地方。各添設卡倫一處。以防回民私採。及商民夾帶之弊。又請將採剩河玉。賣與兵丁。俾轉售商民。以沾微利。自是以後。玉器遂爲無價寶矣。嘗見雙冠軍購玉煙壺二枚。用白金一千八百兩。又冷姓商攜玉碗四口。徑五寸。索直五千兩。及己未春。弛玉禁。其從前因販玉獲罪者。俱核釋。兵丁轉售之例。及密爾岱巴爾楚克卡倫俱議裁。先是葉爾羌奏進大玉。至是令卽於所至之處。棄之。因棄於烏沙克塔克台焉。惟商販應稅者。於付票進關時。注明若干。每月造冊。移付嘉峪關稅員查核。於是玉大賤。年餘。猶見前索價五千之四碗。祇須八十兩矣。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

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言瞧看。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惟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普勒善阿。採恒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纔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以血灑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彼人遂以爲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蒞採於河。設氈帳於河上。視之。同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卽記於冊。按冊以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此所謂玉子也。近年產亦稀。回民應貢出費。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縣互。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欲探大器。回人必乘羴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蓋山峻。恐玉之卒然墜地裂也。今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以採之。其玉色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密爾岱是其

地矣。記之可補爾雅注。

烏沙克塔克台棄玉

烏沙克塔克台所棄玉。卽密爾岱所產也。徐星伯行經其處。大者萬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處。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而南者。俱爲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聞輦此大玉時。用馬數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却不一。鞭箠交下。積沙盈尺。軸動則膠固。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纔行數里。奇公豐額奏回民聞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恰噶爾互市

恰克圖。讀若去聲。清與俄羅斯交界之所。庫倫大臣所轄也。庫倫土謝汗地。商民皆居毳帳。大臣衙門。壁瓦則皆以木。交易卽在恰噶爾。設監督焉。彼亦遣人於恰噶爾。總其事。以我之茶葉。大黃。磁線等物。易彼之哦噎。紬。灰。鼠。海龍等物。恰噶爾地最高。至其地如登嶺。然俄羅斯地漸窪下。故其地氣候恆燠若矣。我之貨往。客商由張家口出票。至庫倫換票。到彼繳票。庫倫者。圈子之謂也。庫讀若平聲。今有喇嘛圈子。圈內皆喇嘛。買賣

圈子。圈內皆買賣人。客貨俱載以駱駝。俄羅斯人每以千里鏡窺之。見若干駝。即知所載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蓋其鏡已見於三四百里外矣。子爵策侍衛。溥言之。

破城之土錢銅佛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出小銅佛示姚伯昂。言烏魯木齊所屬之濟木薩保惠城。爲唐北庭都護地。保惠城北五里有舊城基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錢（皆開元錢）銅器而銅佛尤夥。大小不一。近時牟利者。置窩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多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約二寸。厚約二分。爲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蓋用以備縮繫也。又有一銅七。長約七寸。綠墳起如黏翠。忽然可愛。皆唐物也。

西藏風俗

西藏古吐蕃也。其地不耕不耨。播時普灑其種。及苗高二三寸。青葱一片。則分隴拔而棄之。隴之存者。仍青葱

一片也。迨再長至四五寸。則腰割而棄之。存者再發。收可十倍。蓋地氣之壯也。其俗人家門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勢。以屋之大小爲物之大小。未有無此物者。大則可數尺矣。女子每日必塗面。如戲中鐵勒奴。蓋以喇嘛多。恐其見色不誠耳。鄂雲浦中丞駐藏時。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卽至其名四字。人喚不清。卽以倉場侍郎呼之。蓋其字音相同也。可爲絕倒。

庫車出礪砂

礪砂出庫車。徐星伯云。其山無名。在唐呼爲大鵠山。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著。一皮包。露兩日。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卽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時也。其砂著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十數斤。不過有砂一二釐許。攜此者用瓦罈盛。石密封其口。罈不可滿。蓋火氣特重。滿則熱甚。砂走也。然受風亦走。受潮濕亦走。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晴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星伯過庫車時。曾攜數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

而砂已不見矣。故攜此甚難。即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其下等也。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礪砂類。即此耳。

陶文毅詩注十則

文毅集中有聖駕南苑大閱恭賦并序。經鄧際昌加注。中所足裨考證者十則。附錄之。蒙古諸番歲至熱河瞻覲。賜宴萬樹園。天聰五年造紅衣礮。鑄曰天祐助威將軍。崇德六年。諭王貝勒大臣子弟習射。壯者角弓羽箭。幼者木弓柳箭。不可荒廢。攻遵化城時。小卒薩克哈圖先登。太宗親酌金卮以勞。攻永平時。副將阿山葉臣冒火登城。太宗諭曰。此我國家第一等材勇人也。毋再令攻城。以示愛惜之意。乾清宮尊藏太宗戰圖八冊。順治十年。世祖幸南臺。持弓顧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今天下大定。機務殷繁。朕身雖不暇。常念茲不忘。上駟苑初隸御馬監。順治十年。置阿敦衙門。聖祖嘗以三眼神鎗刺虎。又力能挽強。每用十二把長箭。圍中射鹿。率貫腋洞胸。乾隆二年。高宗御倦閑驪獵南苑。射中八兔。

陶文毅詩注十二則

永陵在興京西北十里。尊藏肇祖衣冠。興祖直皇帝居。中景祖翼皇帝居左。顯祖宣皇帝居右。太祖高皇帝福陵在盛京東二十里。太宗文皇帝昭陵在盛京西北十里。相距均在三百里間。仁皇帝親製太祖太宗聖德神功碑頌。又留寶劍於實勝寺。永陵山周十里。興祖陵頂上產瑞榆一株。圓蔭城匡。順治十年。封其山曰啓運。純皇帝親製神樹賦以紀之。福陵山周二十五里。順治八年。封其山曰天柱。太祖自興京遷瀋。有鷄鳩羣集遼陽。迺外藩歸順之兆。昭陵前鑄石馬二。一曰大白。一曰小白。乃文皇帝御以破敵者。帝體豐碩。乘小白日行百里。大白日五十里。長寧寺尊藏太宗冠服。實勝寺尊奉太祖甲冑。太宗所遺弓。壯士弗能開。矢長四尺有餘。國初舊俗。以穰和膏。傅蓬梗為燭。曰電。綳。又曰葛燈。行宮設之。以示無忘儉樸。凡謁陵禮竣。例宴盛京宗室於篤恭殿。謂之敦敘筵。太祖建太政殿。左右列亭十。近北二亭。為諸王議政之所。以下分列八旗。澄海樓在山海關外。純皇帝嘗登以望海。命從

臣聯句。做宋人禁體。凡字涉水旁者不用。此次睿藻廡吟仍用此體。十月初六日萬壽慶期。駐蹕玉田縣之興隆寺行禮。賜名萬壽興隆寺。併賜寺前河爲榮輝河。（按此嘉慶二十三年仁宗東巡再舉謁陵大典時所紀述也。文毅方掌吏科進冊後特邀睿賞將全詩選入南書房詩架圖以供幾餘內覽）

前清宮詞百首

崇文學士奏鐃歌。滇蜀初平慶止戈。勅取金雞宣大赦。一雙馴象寶瓶駝。（清初有崇文院取海內知名者爲學士如吳偉業王士禛朱彝尊等滇蜀平皆作鐃歌頌揚功德。清制朝會大典如獻俘宣赦以馴象駝寶瓶立於班前皆朝儀也。自越南緬甸和繼屬於英法無復有貢象者而宣武門象坊象亦多老死此制遂廢）五月薰風殿閣涼。忽傳避暑到山莊。金盆急罷蘭湯浴。隨蹕親詢總管房。（熱河行宮名曰避暑山莊。清先皇每值盛夏駐蹕於此。乘輿待發。嬪御隨侍先期。惟總管太監知之。同光時雖經重修。然國家多事。遂不復幸）親割鸞刀奉玉盤。宜鱸廠盒燕沉檀。近臣遍有花豬賜。昨日

宮中正拜竿。（清制每祭竿時立竿於庭以特豚頰昨惟清貴有之外臣不與）木落桑乾見早霜。官家明日幸圍場。萬騎夾道金吾肅。前馬班聯豹尾槍。（清乘輿出入必有侍衛前導。荷豹尾槍以大臣領之。沿明制也）入值朝臣盡紫貂。六街人靜朔風號。至尊昨晚齋宮宿。遙望天壇燎火高。（清時冬至祭天壇上宿於齋宮與祭諸王大臣皆服貂蟒燎火之光照耀遠近。蓋鉅典也）圖開王會列瑤屏。又值年班換歲星。聞道班禪新入覲。雍和宮側聽皇經。（清每年年班喇嘛進京於雍和宮誦經以祝聖壽）盈盈十五不知春。偏惹君王注視頻。妬殺宮中諸女伴。一方紅錦束腰身。（內制凡宮娥進御者以紅錦被裹之。負入寢宮）溫殿消寒歲欲殘。唐花開遍玉闌干。朝元法服先收拾。親揀東珠綴寶冠。（清制臣僚冠以五色頂戴。王公勳爵冠以寶石天子冠以東珠）御屏環列淨於揩。四庫圖書次第排。迴憶右文全盛日。早朝纔罷幸南齋。（南書房亦名南齋。選翰林工詩文善書畫者供奉。其間康熙乾隆嘉四朝得人最盛。道咸之際已不如前。至同光時雖選置如舊。而

此風渺然矣。宜春小殿晝凝香。妝罷抬身度曲廊。欲向乾清先探問。阿哥可出尙書房。（清制不立太子皇子均稱阿哥入上書房讀書師傅選翰林充之。每日授課數小時。皇上退朝卽入宮請安。）春來試馬繫雕鞍。集鳳軒前拓地寬。作勢飛身方欲上。不禁忍俊又盤桓。（集鳳軒在大西門內。上嘗較射試馬於此。）沉李浮瓜溽暑清。御園佳果薦時新。蒲萄十種離離熟。內詔先頒賜近臣。（御園有蒲萄十種。有伏地公領孫哈密瑣瑣。綠白黑紅馬乳等名。初秋熟時。薦廟後卽頒賜近臣。翰林得賜者多。紀以詩。）羊車望斷又黃昏。懶卸新妝掩苑門。風逗樂聲歌燕喜。不知誰氏已承恩。（羊車始於晉武帝。清宮亦有之。）紅燭燒殘午夜餘。六宮人靜碧窗虛。閒翻譯本黃金案。細細臨摹學國書。（清制本章漢字外另譯滿字。國書以副之。）東西對峙起離宮。海甸巡遊駕六龍。春日百花繁似錦。雕欄鈴索護重重。（海甸亦名南苑。爲巡遊之所。凡百餘里。元明離宮別館甚多。清初亦作東西二宮。珍禽異獸奇花佳果皆植養於此。春日花開似錦。）樞臣入值傳宣後。一一頭銜遞

騰牌。衛士傳餐仍立仗。已看日影過宮槐。（朝制除樞臣日日召見外。其餘無論內外臣僚。入對者必先遞騰牌。始預備召見。）曉鐘初動噪宮鴉。春日遲遲上碧紗。錦帳未懸呼內史。叮嚀莫折並頭花。（宮中花凡開並頭者。宮人羣以爲瑞。相戒不折。以爲得幸之兆。）秋老霜高狩木蘭。羽林萬馬渡桑乾。崇朝便獻頭鵝至。天子歸來薦玉盤。（清制每秋末冬初卽狩於口外木蘭等處。以講武道。光後卽鮮舉行舊典。頭鵝宴皆沿金元舊制也。）孟春祈穀幸南郊。盛世明良一德交。祝罷嵩呼宣賜餉。御筵分出太官庖。（孟春上祈穀於南郊。禮成賜近臣宴。咸同後不復行。）宣窰廠盒餞金紅。方翅梅花選配工。每值御門歸殿晚。便邀女伴鬪秋蟲。（宮中亦喜蟋蟀之戲。以宣德御製盆爲最貴。蟋蟀多採於易州西陵等處。種類以百數。而梅花方翅爲上品。）勝地瀛臺接水濱。朝來內詔宴詞臣。承光殿裏多彝鼎。學士偏歌玉甃春。（黑玉酒甃。上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可貯酒三十餘石。委棄人間。迨四百年。乾隆時進於朝。勅建石亭於承光殿南。以貯之。御製玉

豐歌鑄於甕內學士鄭虎文仿昌黎石鼓歌體韻恭和稱旨勅鑄石亭榼柱。畫欄曲曲碧橋橫。戲掉龍舟打槳輕。七十二泉新雨後。玉河春水一時生。七十二泉發源於西山玉泉山等處。注玉河可通小舟至海子。人日春晴月半規。東西暖閣錦成圍。殿前隊隊宮燈出。知是諸王罷宴歸。東西暖閣在乾清宮後各九間。宣武坊前雀市停。嬉春無事闋禽經。翻嫌鸚鵡能饒舌。乞取金錢買百靈。京師宣武門有雀兒市珍禽異鳥咸集。北人多養百靈以其能作各種鳥獸聲。然非數年馴養不可與教。八哥鸚鵡等佳者。一頭值數十金。宮中多市之。祇應慈宮笑語溫。金張門第舊承恩。椒房自署文鴛牒。閣下諸王擬指婚。清制凡親王長成由太后指配各貴戚女爲福晉。入選之人皆向所寵倖日日進宮。問起居伺顏色者。指定後則明發懿旨某女婚某王。欽此見邸抄。五雲宮殿曉烟含。一派天光接蔚藍。聞說前年隨御輦。杏花春雨在江南。清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皆屢幸江南。首夏園林暑未蒸。九華初御轉涼增。南薰殿裏笙歌起。四月清和已進冰。京師向

有冰窖宮中冰皆由內務府進御甫交夏即開窖取冰。牙籤萬軸帖金泥。樂善堂前夕照低。禁本緘書皆御識。羊脂小印十全題。樂善堂乾隆書齋名。高宗自署十全老人有小玉印刻此四字。內府圖書多押此印。蓋高宗御識也。駝封熊白陋侯鯖。品物時新次第除。却遠方珍異味。御前玉食總雙行。上膳掌於御膳房。聚山海珍錯書於牌。除遠方珍異之品以時進御。外常品如雞魚羊豕每膳皆具。每具必雙蓋古制。公膳雙雞之遺意。雲羅衫子嫩涼添。新染輕紅玉指尖。欲倚畫欄望牛女。瓊華島上月纖纖。瓊華島在太液池中。以文磚乳花石雜甃之。巖洞窈窕。磴道紆折。多巖奇石。噴航岬嶼。五龍亭畔柳絲絲。春日君王看水嬉。簫鼓乍停方退仗。背人偷折海棠枝。五龍在太液池西南。傍植楊柳。春日垂絲樹樹掩映。亭池風景絕佳。又亭有海棠數百株。春時其花盛開。如在錦城。盤龍金柱碧玲瓏。鴛鴦成行引上公。今日保和親試士。錦標誰奪狀頭紅。保和殿四壁上下皆雕龍形。盤繞金碧輝煌。惟考試大典及臚傳日始一御之。景山偷約去登高。佳餌

分攜樂意陶。內製却嫌酥太膩。翻教宮監市花糕。（京師果餌重陽花糕最佳）中秋分外月華明。領宴歸來夜色清。不供嫦娥憐兔影。爲儂搗藥祝長生。（京師秋節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巨者至高三四尺。價近萬錢。貴家巨室兒童。閨閣多購以歸。香花餅果供養之。習尚如此。禁中亦然。殊可怪也）玳樑新燕羨雙棲。午夢驚回鶯亂啼。瞥見液池人字柳。長條依舊拂春堤。（太液池旁有人字柳。高宗曾顏之。云借問人稱誰氏。依稀彭澤先生）集成四庫圖書富。御印先朝密密緘。除卻禁中藏繕本。四文寶閣貯瑤瑤。（四庫全書高廟時修有二繕本。藏於禁中。又飭浙蘇等處建文源文淵文津文溯四閣分藏。四部皆集珍板）西湖朝爽挹頤和。便自開奩鬪黛螺。不定惜花偏早起。十洲清氣曉來多。（金鰲玉蝀有高廟聯語云。九陌紅塵飛不到。十洲清氣曉來多）祕閣清齋入值初。春來行困倦難除。玉清硯譜分明記。乞得松花學楷書。（高廟有玉清硯譜。以金松花等硯爲上品）短髮初齊未上頭。祇工歡喜不工愁。御前輪值隨歌舞。說著承恩便帶

羞。（清廷宮女皆打辮。必自召幸後。加以位號。再行上頭）蟬噪宮槐日未斜。液池風靜白荷花。滿堆冰果難消暑。勅進金盤哈密瓜。（冰果以雜果置盤中。浸以冰塊。都中夏日。燕飲必備。蓋循滿俗。哈密瓜小黃。瓢味最甘。尤勝三白。西域所貢。方物佳品也）上元值宴玉熙宮。歌舞朝朝樂事同。妃子自矜身手好。親來階下抖空中。（空中玩器之一。近於舞。京師新年。王孫貴姬。擅長者皆爲之。宮中妃嬪亦多好焉。舞式有鷓子翻身。飛燕入雲。響鶴鈴等目。頗飾觀）花朝纔過又清明。天際游絲漾午晴。惆悵翠華臨別苑。玉階獨立數風箏。（京師俗喜放風箏。自臘日以至清明。夕陽將下。則天際一望皆是。內城尤多。宮中亦樂爲之）好雨連朝曉霧開。大殿裏謝壇回。六宮欲博天顏喜。齊進南山萬壽杯。（祈雨祈雪。皆於大高殿立齋壇。天子親往。拈香。得雨後。則親往謝壇。亦有親王代往。行禮者）津沽猶未進冰鮮。膳品先參玉版禪。昨日崇文新報到。不知楚皖孰當年。（冬季崇文門進呈冬筍及冰鮮魚冬筍。來自楚皖。分年進。京楚筍當年則入京。在秋杪。皖筍當年必冬初

也。冰鮮產於津沽。以節署前玉帶河爲上品。卽銀魚。

寂寞長門。恨轉增。夜深刀尺剪吳綾。春風秋月閒中度。

又待宮車去拜陵。先朝妃嬪貧者。多以斷綾碎錦刺。

宮繡以謀生活。每年拜陵之日。則隨宮車一出耳。臣

安會進秘方。傳何代無賢可比肩。目下醫家抄寫遍。龜

齡集勝息飢圓。龜齡集乃房中藥。文宗朝彭毓松穆

宗朝王慶祺皆進此藥。得幸後皆以此獲譴。避暑年

年植紫宸百尊銅佛。態橫陳。偏無直諫劉仁軌。一任春

深鏡殿塵。熱河行宮名避暑山莊。清帝夏日駐蹕之

所也。極池館樓臺之勝。內有銅佛殿一所。柱皆鏤精

銅爲之。內藏銅佛像百餘尊。皆裸形密戲圖也。盡態極

妍。按唐高宗爲武后作鏡殿。白日秘戲之。劉仁軌面諫

毀之。武后立周復成之。成親墨妙擅鍾王。貽晉名齋

帝語莊。每到端陽。逢賜扇。內家爭乞十三行。嘉慶帝

兄成親王。工書帝勅王集生平所書各帖。上石賜名貽

晉齋。所書宮扇十三行小楷。尤精妙入能品。雪花如

掌映瓊樓。前殿歌聲尙未休。金鼎不添銀骨炭。吉林新

進紫貂裘。銀骨炭出山西。窰其炭白霜無烟。難然而

不易熄。明掌於惜薪司。清掌於內務府。皆以供御。金

魚池畔水淙淙。選就頭魚貯碧缸。準備內官供禁御。春

來掉尾自成雙。魚藻池在崇文門外。俗呼曰金魚池。

漁戶於春日。選大魚貯缸內。以應宮中之求。其最大者

長數寸。有龍頭鳳尾。諸名在池內游。人以餌飼之。皆作

隊。唼喋。一陣東風響。鶯鈴春宵酒力未曾醒。樂聲忽

奏和鸞曲。柳宿宮中添兩星。京師養鴿者。尾際以鈴

綴之。朝日初升。鴿乍放。天際鈴聲悠揚。飄忽內城。尤多

文宗嘗納二宮人。翌日御試翰。詹以白詩柳宿宮中添

兩星。命題無有知其旨者。春深太液漾波紋。棟子開

時暖日薰。昨午膳房宜索膾。黃花魚好進崇文。御膳

房內務府主之。每年三月崇文門呈進黃花魚。卽石首

魚。窄袖修裾別樣嬌。珠釵一串壓雙翹。承恩自有如

花貌。不向春風鬪舞腰。宮妝皆窄袖長袍。不著裙髻

梳橫長式。腰植立不喜婀娜。國俗如此。蓬門小苑報

花開。恰好粧成應詔催。佯對至尊含笑問。壽寧宮裏跪

安來。壽寧宮爲皇太后所居。每晨后妃均往候起居

謂之跪安。畫船簫鼓按歌聲。競渡波間作隊行。夾岸

旌旗紅照水。衣香人影不分明。（清盛時每於海甸等處爲龍舟水嬉諸戲）彩旗八寶煥珠光。浴佛新開內道場。昨夜慈寧親詔下。妙高峯裏進頭香。（京師西山亦名妙高峯。上有天仙聖母廟。每年四月朔日開廟會。孝欽曾爲穆宗祈痘於此。先期預詔廟祝必俟宮中進香後始行開廟。謂之頭香）紫冊黃封選罷時。垂簾日久思含飴。大婚典禮期將近。少府傳宣進四司。（清制大婚之前先選宮女稍長者進御。凡八名曰司帳司寢司儀司門）螭首蛾眉絕世姿。貼黃偏讓漢家宜。不知誰博慈宮愛。如意雙雙插髮時。（后妃之選例不得及漢人。選定爲后者。太后以金玉如意插其髮定制也）鉅典煌煌慶大婚。金吾不禁放諸門。忽傳紙價高麗貴。一色花衣唱謝恩。（同治大婚。金吾不禁。凡穿花衣者可入午門內瞻禮。觀光者無不履蟒袍混入市肆。至無售處。前門雨衣店向賣翎枝高麗各貨。遂以高麗紙彩畫爲花衣買者。絡繹不絕。後因宮內失物甚多。襄辦諸臣皆獲薄譴。光緒大婚門禁遂嚴）昭陽儀仗午門開。夾路宮燈對馬催。隊隊宮監齊拍手。後邊知是鳳輿來。

（同治大婚儀仗由午門排至后第宮燈數百盞對馬數百匹。內監前引后乘黃緞盤金繡鳳肩輿十六人舁之。輿將至時宮監拍手相應）調護危疑首懿親。謙沖畢竟讓宣仁。祇今麥飯逢春社。誰向東陵一愴神。（穆宗孝欽出母以子貴。故文宗崩熱河兩宮垂簾實則大權獨歸。西后東后能謙退恭邸於中調護之。然論及陵寢未嘗不垂涕也）暖閣梅開春訊探。年年賜殿主恩覃。御書福壽懸方幅。一例泥金八寶嵌。（每年終御書福壽字。斗方遍賜王公親貴及內外大臣）金釵鈿合定深情。執贊宮儀別有名。椒戚都趨珠寶市。一時如意價連城。（清制冊立妃后見兩宮必遞如意爲贊。上及太后亦以如意賜之。每遇慶典椒房戚戚搜買遍京師。而東西珠寶市之價遂較尋常倍蓰矣）蕙質蘭心秀並如。花鈿回憶定情初。珣瑜顏色能傾國。負卻宮中左手書。（同治選后時上意在珣瑜。珣瑜嬪嬪卽毅后之姑也。孝欽以后貌雖亞珣瑜而莊重過之。遂定爲后。后工書尤能以左手作大字入宮。後二嬪擅寵后不逮遠甚。然毅皇早棄天下。惟后以身殉之耳）待曉金門寢

殿開。御階隨仗暫徘徊。紫光閣裏看圖畫。問說中興論將才。（紫光閣清朝圖畫功臣處自開國五大臣如平三藩準回定臺灣及咸同平粵匪諸功臣皆繪像於閣）垂簾餘暇參禪寂。妙相莊嚴入畫圖。一自善財承異寵。都將老佛當嵩呼。（孝欽后政暇嘗作觀音妝以內監李蓮英爲善財李姊爲龍女用西法照一極大像懸於寢殿宮中均呼孝欽爲老佛爺）內家妝束入時無。窄袖低籠錦繡襦。垂髮半拋慵縮髻。額端平插小牙梳。（宮人皆梳辮前看髮齊眉以小牙梳挽之蓋時髦也）宮漏遙聞報午除。長秋仗下放朝初。諸王一一鈔名入。天子親來問起居。（孝欽兩次垂簾躬攬大政天子守府而已）兩番盛典費周章。萬壽山前點景忙。曾記昇平千叟宴。淒涼猶自說高皇。（孝欽六十七兩次萬壽初擬舉行鋪張揚厲各省疆吏皆先期派司道大員入覲祝嘏各分段點景爭妍鬪巧以貢諛媚甲午有中東之役庚子有聯軍之役戎馬倉皇先後報罷停止慶典乾隆高廟舉行千叟宴時值全盛海內殷富前後懸殊若此益增滄桑之感矣）歌舞編成內教坊。

頤和日日奏霓裳。新來學得譚家調。小部音聲獨擅場。（孝欽編小梨園一部於內教坊以內監知音律者爲之京師伶人以譚鑫培爲第一謂之譚調供奉內廷爲教習）十三被點學歌喉。南內春深不識愁。都說李家新髻好。偷來簾下看梳頭。（內監李蓮英之姊以梳頭得幸日侍孝欽左右貴寵無與倫比）萬壽節中垂盛典。花衣期內引朝儀。盡翻舊樣團龍製。六合同春畫折枝。（花衣卽蟒衣也清制萬壽前三日後四日在官者必服之謂爲花衣期舊製禮服花樣皆團龍自孝欽過甲稱慶內務府官員定製禮服改團龍花樣爲六合同春亦團形一鹿一鶴一松枝取音六同鹿合同鶴春同松皆長年之物以寓頌揚萬壽之意一時臣僚從風而靡團龍遂不入時矣）春衫低亞雙垂碧。寶髻高盤一抹雲。買得秦西花露水。不須百合異香薰。（秦西花露盛行中國宮中尤喜購之）御河冰泮不須敲。閒立金鷺望近郊。知是小輪新試水。濃煙一縷出林梢。（金鷺玉棟在萬壽山下地勢高廠可瞰御河海甸等處孝欽曾製小輪舟以備游幸）荔枝龍眼並枇杷。活色生香

櫛露華。首夏輪舟飛挽至。紅塵一騎笑唐家。（清制閩廣荔枝龍眼諸品皆貢乾實無鮮者意在卹民自海禁大開輪舟通行例貢之外多進鮮果數日而至）珍珠爲帳褥芙蓉歌舞初停便放慵。夢覺每疑猶作樂。八音新式鬧時鐘。（西洋鐘新式施八音於機內將報時則八音先鳴多至十二調者宮中恆喜置之名曰鬧鐘）玉樓宴罷醉花陰。偏得君王寵愛深。拋卻管絃學西樂。御前乞坐打風琴。（風琴爲西樂具必坐而按之各學堂皆備禁中亦盛行焉）軍容茶火氣如山。招展龍旗畫角間。近日官家頻講武。十三太保手親攀。（十三響洋鎗宮內呼爲十三太保德宗嘗親習之）殿前歌舞鄭櫻桃。十粒金丹別調高。畢竟聖明持大體。曲闌花下摘倭刀。（余莊兒京師名優也歌喉宛轉兼功技擊供奉梨園德宗頗賞之一日在大內演有排十粒金丹新劇未解繾德宗召之殿內攜手顧后曰此子可稱文武全才后以其近御坐大怒將訴之孝欽上懼乃以余所佩倭刀爲眞者將律以御前持械罪揮之出曰送刑部余遂報故不復召）萬方送喜謳歌日。三度垂簾端拱

年。惆悵帝樞春晝永。一灣流水自涓涓。（同治立孝欽垂簾光緒立再垂簾戊戌政變幽光緒於瀛臺凡三垂簾）補祝長春鉅典隆。香山粉本畫圖工。只緣攝影神逾肖。冷落當時艾啟蒙。（艾啟蒙爲乾隆時畫師高廟太后八旬萬壽爲九老宴遊香山命艾啟蒙圖寫典景老圖孝欽七旬擬重申慶典亦欲訪召畫師圖寫典景內務府謂現時無名手而泰西攝影法實勝於畫未及期而拳匪亂作聯軍入京師皆罷）隊隊宮監倚棹歌。瀛臺四面漾春波。賞花垂釣皆岑寂。聞說君王正養疴。（瀛臺四面皆水盛時宜召近臣賞花釣魚於此戊戌政變孝欽幽德宗於其地謂在此養疴以釋羣疑）繞電流虹吉未徵。深宮日日祝前星。刀圭欲試西人術。無奈中書不肯聽。（德宗前星不耀中外頗以國本爲慮孝欽遍詢王大臣咸以事體重大未敢主持時常熟相國以師傅之重兼執政力持不可遂罷）吳綾蜀錦製雖工。花樣新裁日不同。內勅尙衣催進御。漳州獨擅海鵝絨。（光緒中葉服飾多用海鵝絨有飭三織造進御據覆奏絨出漳州向有官匠承織進御自洪楊事起八

閩爲汪廣洋所蹂躪。匠役逃散無存。現咨福建招集舊匠。尅日開機云云。蓮花爲貌玉爲膚。能讀斜行異國書。長信恩深甘薄命。茂陵不聘女相如。駐法欽使裕庚之女。身玉立姿容絕世。兼通翰墨。能英法語。及其文字。孝欽召入宮。甚寵異之。欲賜婚醇邸女。固辭不允。遂出宮。南宮餘暇喜臨琴。十丈鵝溪紗絹鋪寫出虬枝松幹。古文華賜本獨優殊。孝欽亦喜作畫。常繪古松筆頗蒼老。每畫一幅輒爲近侍乞取合肥相國七旬賜壽。所賜親繪松圖亦爲孝欽得意之筆。龍團鳳餅鬪芳菲。底事春茶進御稀。纔罷經筵紆宿食。機爐小火煮咖啡。咖啡太西茶品之一。西人恒於膳後服之。性芳溫健脾。行氣分消。食積德宗因疾在宮。多嗜此茶。重捲珠簾感益多。慈宮經歲駐頤和。李花不似楊花怨。莫放宮人蹋臂歌。內監李蓮英最爲孝欽所寵異。外論多以非語相加。至比之爲北魏胡太后。歌楊白花。然宮闈事秘無從知也。蹋臂歌始於漢武帝。邇來佳釀進西歐。品第醇濃酒庫收。最怕香檳氣升冽。預持金鑰試金頭。近日宮中飲宴多重洋酒。香檳最佳。有金頭

銀頭之分。氣香烈開時不慎則酒盡上沖。淋漓滿地而瓶無餘滴矣。先以小錐錐瓶以洩氣。豐潤杭州便面。嬌內宮舒捲嫩涼招。殿頭電氣雖清暑。適手終輸五葉雕。宮扇以豐潤杭州摺扇爲貴。圖畫工細。扇骨六十根。至百二十根不等。歐風東漸。宮中殿上多置電氣扇。然適手所用者。初夏即豐杭摺扇。仲夏用芭蕉團扇。盛夏則用雕翎扇。扇以金玉象牙玳瑁等爲之。雕翎有十。一葉九葉七葉五葉。愈少愈貴。有值數百金者。笙歌初罷畫簾沉。百戲紛陳鬪慧心。新製留聲機匣妙。花前不按八音琴。宮中先多市八音琴以爲玩具。自留聲機出。競飾新奇。爭購賞之。而琴聲渺然矣。一斛珍珠慰寂寥。倉皇西幸總魂銷。馬嵬山下同遺憾。淒絕長門賦大招。德宗珍妃頗有寵。庚子西巡時戎馬倉皇。六宮無主。孝欽願妃曰爾齒稚貌美。此去長安路遙難達。且羽林兵單。或致辱宜自爲計。未絕之也有崔監某。李蓮英之兒也。邊以氈裹妃。推置宮井中。及迴鑾後始治。崔罪流之。草草改葬而已。西狩歸來奏管絃。笙歌不減太平年。梨園供奉均三品。但恨無過小叫天。小叫

天爲京師第一名角名譚鑫培梨園供奉內廷者其餘伶人濫賞至三品銜甚衆。薄霧籠煙月未升。頤和殿角隱層層內官走馬開金鑰。萬盞齊明電氣燈。（頤和園自迴鑾後重加修建一律改用電氣燈夜分光華奪目萬盞齊明照耀遠近洵鉅觀也。）服飾宮粧總別裁。明珠約指製尤佳。舶來鑽石連城壁。賤卻金梁耀月釵。（宮內首飾不外金珠自歐風東漸鑽石乃大盛大者至值萬金而珠玉不足貴矣。）雜劇紛陳總濫觴。十番鼓急似奔瀧。秧歌獨博慈顏喜。疊就新聲字字雙。（秧歌爲京師北鄙之音備極淫褻詞尤鄙俚其歌一唱百和無絲竹金鼓之節孝欽返蹕衰老倦勤惟知媚外以求一日之安寵監李蓮英探太后意亟思所以怡悅之於觀劇外傳一切雜劇進內搬演慈意果大慰悅尤喜秧歌纏頭之賞屢千金風靡一時畿內外游民徒手皆習秧歌爭奇鬪異冀以傳播禁中得備傳召出入大內藉勢招搖宮禁不知而梯榮罔利者比比矣。）益壽佳名錫紫霞。香膏製就米囊花。一般遺恨湘妃竹。應向重泉訴翠華。（道光季年五口通商洋藥弛禁朝野無不

嗜之文宗初立亦嗜之嘗謂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事急宵旰焦勞恒以此自遣庚申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亦嗜之垂簾時皆選上品煙膏進御德宗末年再申煙禁孝欽亦自克及大漸某邸勸后開禁以小金盒進曰太后爲天下臣民主朝野攸賴日來聖躬不豫艱鉅益增今以戒煙致疾萬一不諱恐非所以重蒼生之寄託也后擲其盒於地且加申飭翌日遂崩）五色玻璃四面風。品新殿製尤工。圓明代謝頤和繼。賸有宮花寂寞紅。（宣統立作水晶宮以奉慈輿甫成而民國起按圓明園毀於咸豐庚申聯軍之役孝欽就園址作頤和園同光兩朝土木之工當以頤和爲最）九秋風雨薊門哀。金匱函書已劫灰。三十餘年彈指過。鼎湖龍去可重來。（穆宗崩孝欽貪立幼主以握政柄故德宗得立吳可讀侍御以尸諫於薊門孝欽藏其奏於金匱德宗朝孝欽兩次垂簾三十餘年德宗孝欽相繼崩而清不臘矣。）簾捲千官集鳳墀。那堪重詠摘瓜辭。瀛臺縱異輪臺悔。一樣傷心玉几時。（德宗崩外間頗有異議翌日孝欽

大漸願命王大臣立溥儀爲穆宗後兼祧德宗是爲宣統帝而清運告終

清宮詞

我畏長白映無根。朱果祥徵佛庫倫。集慶星源三百載。覺羅禪亦衍雲初。（滿洲發祥之始肇自佛庫倫佛浴於長白山下之布爾瑚里有神鵠銜朱果置其衣中吞之而生子名布庫倫雍順是爲愛新覺羅氏及入關定鼎凡顯祖以下之本支皆爲宗室顯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孫皆爲覺羅凡皇子皇女及近支所生子女每歲終山宗人府記之於表名曰星源集慶次年正月交入大內每遇丁年纂修玉牒一次其私生子則不入屬籍賜姓氏曰覺羅禪）星火援師救女孫。蟲沙莽莽愴招魂。他年大恨終當雪。古勒城邊戰壘存。（尼堪外蘭居蘇克蘇河部圖倫城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遣將攻殺沙濟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恐女孫被陷借顯祖往救之阿太不令其妻出城尼堪外蘭以計誘殺阿太二祖均遇害成梁屠城中人其後太祖以七大恨誓師

伐明蓋以景祖顯祖爲成梁所戮也）九鞏四鳳禮尊崇。驕侈宜懲漢晉風。八角殿中遺訓在。天姬首重德音功。（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母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華風纖巧束雙纏。妙舞爭誇貼地蓮。何似珠宮垂厲禁。防微早在入關年。（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於神武門內）七載金滕奉至尊。宮闈祕史那堪論。名姝來自句驪道。素旄淒涼喀喇屯。（睿忠親王娶高麗女二人以出獵喀喇河屯中途病卒）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雍露雕殘千里草。清涼山上六龍來。（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廉親王允禩子著日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知遜荒之說非無因也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吳娃中歲譜離鸞。朱邸金尊進合歡。盛鬻豐容矜絕世。過墟一志未叢殘。（過墟志一書記豫通親王娶崑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具詳始末）秋獮行圍重木蘭。柳條邊外地平寬。永安莽喀嘉名錫。博得高年大母歡。（木蘭秋獮之制昉自康熙所以習武事綏

遠人也。行圍之地爲喀爾沁。放漢翁牛特諸部所屬地。康熙間獻地一千三百餘里。四面編柳爲界。謂之柳條邊。聖祖曾奉皇祖母孝莊皇后至威遜格爾行圍。圍場分兩翼。東口首圍名曰永安。莽喀西口首圍名曰永安。分聖祖親定嘉名。皆以漢語冠於滿語之上。永安取吉祥之義也。滿語沙岡爲莽喀沙地爲莽。思子無臺異漢。皇孫終老鄭家莊。從今正大光明殿。御管親書禁匾藏。聖祖皇太子理密親王既廢。其子弘皙始而禁錮。繼遷居西京鄭家莊。仍襲郡王。自康熙後不立儲。武默定繼體者之名。親書密鑄於正大光明匾中。迨末命時始派大臣啟視。頒詔冊立。阿其那與塞思黑。煎豆燃箕苦不容。元武門前雙折翼。秦陵畢竟勝唐宗。阿其那塞思黑。世宗改其弟允禩允禛之名也。黃教由來國俗崇。雍和潛邸關離宮。須知我佛名歡喜。丈六金身色卽空。雍和宮在北新橋之北。爲世宗潛邸。登極後升爲宮。乾隆初莊嚴法相以喇嘛守之。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蓋從蒙古俗也。鉅族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

安瀾駐翠巖。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嘗議復古衣冠制。不果行。鐵牌請到自邯鄲。齋醮連旬詔設壇。步禱深宮家法在。木郎詞付近臣看。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皇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即渥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凡三十餘句。以三四五七言爲句。類漢時郊祀樂章。孝欽皇后曾以示軍機大臣。便宜發粟爲揚仁。嚴嫗何期白簡陳。鳳輿暫停溫詔下。中官宣進太夫人。高宗奉孝聖皇后南巡。行至山東境濟寧州。顏希深以事他出。適地方急賑。其母夫人何氏卽發倉粟予之。巡撫某以違制嚴劾。孝聖以其母爲賢。不加處分。召見何氏於舟次。賜以匾額。褒獎備至。會濟南府出缺。卽蒙超擢。不數年擢至河南巡撫。拖牀碾出閨冰。嬉走隊囊弓五色旗。黃帷居中奉慈輦。屬幃貂座日舒遲。每歲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所以習武行賞。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迅疾如飛。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爲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皇后閱視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爲輦。

如轎式。然八人推挽之。屬轎貂座見高宗御製冰牀聯句詩。昆明湖水漾秋清。鸚鵡鵲浴晚晴。水獵罷時簫管進。珍筵紛錯啟慈寧。(淀園舊有水圍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聖皇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踵行矣。)九老香山禮數殊。瑤華妙筆手親摹。臚歡八鬢重開宴。畫苑能成第二圖。(乾隆辛巳孝聖皇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武職。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爲貝子弘晅繪。迨孝聖八旬萬壽。仍宴香山。一爲文職。九老一爲武職。九老一爲致仕。九老仍分三班。命畫苑艾啟蒙作圖。)寧壽宮中萬象春。金川鐃吹凱歌新。慈顏睟穆天顏喜。抱見傳來卅六人。(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皇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爲歷來未有之盛典。)瑤星坤極藹祥光。宮訓圖成十二章。歲歲春朝重展視。雲縑深護學詩堂。(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爲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姁。夢蘭。徐妃。直諫。許后。奉案。曹后。重農。樊姬。諫獵。馬后。練。

衣。西陵教蠶。姜后脫簪。太姒誨子。婕妤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收藏景陽宮後之學詩堂。按宮史聯句詩。註僅載十圖之目。餘二圖闕。)星寶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召倉舒。長秋從此傷蕭落。雲黯纖阿返桂輿。(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爲孝賢皇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正大光明匾中。未幾薨。諡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爲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傷悼過甚。不數年崩。)列戟通侯十四人。外家恩澤古無倫。君王親誅河洲德。檢點禕笄倍愴神。(孝賢皇后事孝聖皇后最得歡心。高宗稱其淑德爲古今之賢后。故待遇后族貴寵無比。前後膺五等封爵者富察氏凡十四人。孝賢崩後。御祭文字哀婉沈摯。見於嘯亭雜錄。凡平日所御奩具衣物。不令撤去。照常陳設。聖心眷注亦古今所罕見也。)長樂宏開餞歲筵。駢詞吉語燦珠聯。一堂五世空前禩。此是乾隆極盛年。(乾隆間皇六子永瑤繪歲朝圖進呈。孝聖皇后高宗御題有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其後命取永綏奕載四字爲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諭也。甲辰親見皇

長子定安親王生曾孫載錫是爲皇元孫五世一堂因於雍和宮後室及大內景福宮避暑山莊皆書揭五代五福堂額誠古今帝王中所僅見者道光丁亥欽定續擬溥毓恒啟四字其時溥字輩已命名奉字皆令改之咸豐丁巳又欽定續擬壽闡增祺四字均見諭旨。鬢雲截去獨含鬢不學文昭望孟津。祔廟但虛椒屋禮。生前依舊儷中宸。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皇后南巡忽自翦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洲舊族最忌翦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逝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其時有滿員上疏力爭謂宜用后禮留中不發迨嘉慶四年高宗上仙始將此摺封固交內閣收貯至今尙存或謂廢后在杭州爲尼者誤也。漢姓難同色目儕當年卻特制誠乖。東朝未下通婚詔。聖母曾聞氏魏佳。滿漢向無通婚之例至光緒季年孝欽皇后始詔令滿漢聯婚然聖祖妃嬪已有年氏王佳氏陳佳氏仁宗生母孝儀皇后爲魏佳氏皆漢人而投旗者故稱爲某佳氏佳者家之叶音也視元時專重色目輕視漢人者固有異矣。

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會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福康安孝賢皇后之胞姪傳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后族爲丹闈。雛鬢生長大宛西。釧合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鈎迷。回部某王之女事見王壬父湘綺樓文集所撰傳。秦簫仙館倚雲霞。玉水縈紆賜主家。獨有沁園今闕寂。馬神廟外馬纓花。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府均賜用玉泉水引入邸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今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尙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馬神廟今已改爲大學堂。定昆池沼舊山莊。複道逶迤繚紛牆。尊養兩朝崇聖孝。合暉西爽並滄桑。合暉園在圓明園之東有複道相屬仁宗三女莊敬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駙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爽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皇后於綺春園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靜皇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

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爲孝靜所撫育故卽位後孝靜由康慈皇貴太妃尊爲太后也。咸豐庚申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蕙質蘭心並世無。垂髫曾記住姑蘇。譜成六合同春字。絕勝璇璣織錦圖。孝全皇后爲承恩公頤齡之女。幼時隨宦至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斲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爲宮中新年玩具。咸豐初京外有仿其遺製者。如意多因少小憐。蠶杯鳩毒兆當筵。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秘。其時孝和皇后尙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諡之曰全。宣宗旣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爲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齡較長。捧硯調朱玉漏遲。御前裂帛太慈癡才人。一別披香殿。明月羊車繫夢思。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姬取而裂之。翌晨遣出。亦不加以他罪。中使傳宣急召蝦。乾清宮畔月籠紗。龍顏一怒蛾眉死。御劍封還血帶花。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

某入宮門。授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何事也。王某黃巖人。曾爲其從孫。張甫太常言之。滿洲語謂侍衛曰蝦。宮中湖畔。啟朱門。分府時承同輩恩。表淑舍和資母訓。太守蘭膳體常尊。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卽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纖步金蓮上。卸墀四春顏色鬪芳時。圓明劫後宮人在。頭白誰吟湘綺詞。咸豐間圓明園各宮有牡丹春海棠諸名謂之四春。皆以居嬪御者見。王壬父湘綺樓詩集。圓明園詞。女伴三旗結隊。借繡襦錦襖。映宮槐。禡牙已命南征將。選秀仍開摺綠牌。文宗時選秀女有一女子。謂東南髮匪方熾。不聞朝廷選將命師。尙於此時循例選秀女。耶語多侃直。文宗不以爲罪。王壬父亦爲之作小傳。滿洲俗語謂引見不入選者曰摺牌子。北狩經年蹕路長。鼎湖弓劍黯灤陽。兩宮夜半披封事。玉璽親銓同道堂。咸豐辛酉秋。文宗崩於熱河。穆宗初立。孝貞皇后及孝欽皇后垂簾聽政。所頒諭旨皆鈐御賞印於首。同道堂印於尾。

此二印皆文宗末命親付兩宮者也。玩物紛羅不倒。翁聰明英毅欲鋤凶。梓宮返闕爰書定。鐵帽終存翌戴功。在熱河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矯稱奉遺命贊襄政務朋比爲奸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召見恭忠親王密定機宜於還京日卽治載垣端華罪賜自盡並令肅順護送梓宮於中途拏問解京處斬仍以怡賢親王鄭獻親王之子孫襲爵俗謂從龍入關世襲罔替之親王爲鐵帽子王穆宗時方六齡在灤陽行宮戲土偶折其首曰此載垣端華肅順也吾必殺之其英斷如此。鐵牌深鑄未曾刊。矯詔俄聞遣內官祖訓煌煌齊典寶。聖明中外仰慈安。國初鑒於前明瑞禍世祖時特鑄鐵牌諭十三衙門立於神武門內所以防微杜漸者垂訓綦嚴同治己巳有藍翎太監安得海者僞稱奉命至蘇州採辦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東驕縱不法道路震駭巡撫丁寶楨派員拏獲至省具奏請旨孝貞皇后平日於用人行政悉委之孝欽皇后不輕發言獨於此案力持大體謂宜遵守祖訓就地正法不可輕縱一時中外交相稱頌得海既伏誅寶

楨令陳尸三日其隨從太監蘇拉鑣手均斬絞發黑龍江如律。納蘭一部首殲誅。婚媾仇讐筮脫弧。二百年來成倚伏。兩朝妃后姪從姑。入關以前太宗先聘尼堪外蘭之女而葉赫納蘭部爭娶之太宗遂征服尼堪外蘭復討葉赫納蘭滅其部落納蘭之後以部落爲姓卽那拉氏孝欽皇后其後裔也。寶鑑編成號治平。宜仁初政致清明。尙書圖說會欽定。更選儒臣值邇英。同治初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三習一弊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甲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按日呈覽書成頒行丁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辦事後聽講於勤政殿。庫箋滑笏擊篋書。龍虎盤擎勢卷舒。朝罷熏修惟禮佛。大箋寶鏡映雕疏。孝欽皇后喜作大字用丈餘之庫臘箋書龍虎松鶴等字每歲多至數百幅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爲扁額。開國科名幾狀頭。璇閨女誠近無儔。昭陽從古誰身殉。彤史應居第一流。

（國初滿漢分榜取士順治壬辰科滿狀元爲麻勒吉乙未科亦分兩榜其後滿漢同榜惟同治乙丑科崇文忠以一甲第一名及第孝哲皇后稟承家訓母儀懋著當未受冊封之時已有明德和熹之令譽矣）寢園新奠妙高峯。鋸釜摧殘馬鬣封。銀杏半枯松柏老。宵深風雨泣潛龍。醉賢親王園寢在妙高峯峯巔巨樹可數人合抱某年孝欽皇后命人斲之根深數丈有巨蛇盤互其下）娣姒原從娣姝行。遙源葉赫啟靈長。宮廷每敍家人禮。八座安輿賜杏黃。醉賢親王福晉爲承恩公惠徵之女孝欽皇后之胞妹光緒間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沖每至內廷仍不敢用也）求郎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榮壽公主爲恭忠親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爲己女同治初元奉孝貞皇后孝欽皇后懿旨封爲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職襲公爵屢求要差孝欽以其少年終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身）桑園深鎖綠陰酣。油蓋安車重祀蠶。召取吳興村婦至。綺華館

內染雲藍。桑園門在金鼈玉螻橋之北門南嚮與蕉園門相對每歲三月吉巳皇后於園內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妃嬪二人公主福晉命婦七人隨從采桑皇后有事或遣妃恭代光緒間孝欽皇后命浙江巡撫選湖州蠶婦數人入京教習飼蠶之法設立綺華館招募機匠繅絲織綢。龐眉入夢是何緣。還我江山一幘然。後夜相逢人似舊。驢兒年改馬兒年。德宗於甲午前屢於夢中見一老人曰汝幾時還我舊物德宗無以應他日奏聞孝欽皇后孝欽曰如再夢見告以驢兒年還爾旋又夢見此老倉卒之間則誤曰我於馬兒年還爾寤猶能記憶復以聞於孝欽云）別殿排雲進壽觥。慈懷日夕軫邊情。諸州點景皆停罷。饋饌頻聞發大盈。甲午冬孝欽皇后六旬萬壽各省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東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頒發內帑以犒前敵將士）千步廊前竦碧岑。佛香閣畔恣登臨。長衣地輦盤旋上。親挽篋輿有福金。孝欽皇后住頤和園每日必登佛香閣游覽閣在萬壽山之巔俯臨

排雲殿矗立雲表松槐夾峙千步廊由玉瀾堂迤邐而西達殿門外爲光緒間所新創非當日園中之舊廢郡王載漪之福晉爲阿拉善王之女雅善詞令能伺孝欽之意旨日侍左右親爲扶輿廢大阿哥溥儀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爲多福金卽福晉。列肆分廛廁禁林圍城翠栝蔭蕭穆。步行親詣承光殿爲識閭閻疾苦心。孝欽皇后居西苑時命宮監於北海承光殿側設列市肆羅陳百貨親往問價以考鏡商賈之情團城亦稱團殿卽遼時梳妝樓舊址其旁有白皮松數株八百年前遺植也。宮車曉出鳳城隈。豆粥蕪蕪往事哀。玉鏡牙篦渾忘卻。慈幃今夜駐懷來。聯軍入京之日孝欽皇后晨起聞警尙未盥漱以綠綢襪首就道德宗終日飢餓行至貫市僅食冷綠豆粥一盃以篋箕爲枕臥土坑上翌日抵懷來知縣吳永迎入署中孝欽居吳永妻之臥室始取其奩具梳洗焉。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旂夾道萬民歡。冰梨火柿家家獻。手賜銀牌帶笑看。庚子九月兩宮山蒲津渡河入潼關陝境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皇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以銀牌賜

之。芬敷歌碧八仙庵。移貯銅瓶景泰藍。一御金根瞻佛座。華鬢雲影護經龕。長安城外八仙庵唐興慶宮故址也孝欽皇后親往禮佛庵內牡丹最盛綠者尤佳宮監時以折枝插行宮膽瓶中。太白參天靈氣鍾。穹碑麗藻豎層峯。差同玉簡投龍壁。不似金輪詠石淙。長安苦旱孝欽皇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申謝之文泐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蓋前代碑文無此例也。甘泉烽燧逼嚴城。禁掖傳籌夜不驚。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綉就寄西京。聯軍入都城宮內先朝主位尙有祺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賚呈孝欽皇后。春蒐駐蹕瞭鷹臺。慈馭當年兩度來。百載重修巡幸典。收京樂府唱鑾回。南苑在京師之南爲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乾隆以後謁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瞭鷹臺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殪虎於此乾隆時孝聖皇后道光時孝和皇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丑冬德宗奉孝欽皇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惟春蒐之典曠廢已久

不克舉行矣。朱丹繡闕大奏妝。鯤整人來海宴堂。高坐璇親宮賜讖。寫眞更召克姑娘。戊戌以後各國使臣眷屬。每以歲時入覲。厚加宴賚。辛丑回鑾。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鸞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爲接見外臣之地。甲辰春。孝欽皇后召西女士繪御容。宮中呼爲克姑娘。翔鸞飛艦。掉湖波。天上嬉娛樂事多。不愛內家妝束貴。居然雨笠與煙蓑。孝欽皇后於頤和園。率后妃乘小艇。照像用漁家服。甌風堂外駐虹旂。自在莊前關綠疇。親御麟毫題賜額。至尊侍坐暢觀樓。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改爲農事試驗場。德宗奉孝欽皇后親往。閱視以場中高樓爲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甌風堂。諸額皆御題也。別開博局。恣清娛。尺幅羣仙慶壽圖。傳記旁徵翻舊譜。拜恩得似近臣無。乾隆間高宗會取列仙傳人物。繪羣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爲新年玩具。孝欽皇后晚年。重加增訂。復繪新圖。頒賞內廷臣工。並以銀盆牙骰爲賜。鳳髻盤雲兩道齊。珠光釵影護蟾蟾。城中何止高於尺。父子平分燕尾低。宮中梳髻平分兩把。謂之父子頭。垂於後者謂

之燕尾。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洲婦女咸效之。玉座珠簾五十春。臨朝三度抱沖人。扶牀一見雛孫拜。定省儀鸞僅隔晨。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親王載灃之子入宮。孝欽皇后已病篤。尙能召至牀前。明日德宗升遐。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相去僅二日耳。懶夢山人冰雪姿。姪好寵幸冠當時。焚香繡佛應多暇。自繪林巒綴小詩。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墨筆作蘭。自題小詩。署款曰懶夢山人。豈有諸兄筆硯供。翻從草聖學鸞龍。延春閣上澄心紙。釵股分明染墨濃。隆裕太后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父子未嘗學問。隆裕侍孝欽皇后久。喜學草書。宣統初元時。以草法書擘窠匾聯。延春閣。自署齋名也。御花園近石廊西。靈沼軒頭榜字。題引得玉泉三百斛。光明世界現琉璃。大內御花園之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濬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太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爲水晶宮。辛亥之冬尙未畢工也。趙家姊妹共承恩。嬌小偏

歸永巷門。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瑾貴妃珍貴妃爲侍郎長敍之女己丑同被選戊戌珍貴妃被黜庚子之變死於宮內井中）石頭舊記寓言奇傳信傳疑想像之繪得大觀園一幅。徵題先進侍臣詩。（瑾珍二貴妃令畫苑繪紅樓夢大觀園圖交內廷臣工題詩）坤寧宮裏拜南膜。薩滿名稱譯語殊。世襲竟同三品俸。曼珠舊俗亦崇巫。（坤寧宮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製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譌稱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則傳其媳而不傳女蓋其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喫肉迎神溯國風。官家舉案樂融融。地衣新襲西洋毯。促坐齊來女御宮。（滿洲風俗最重祀神祭餘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謂之喫肉每歲二月初皇帝皇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英華殿闢舊時基。七樹菩提貫若纒。歲歲園官來進奉。黃縑百八綴牟尼。（大內英華殿爲前明所建在壽安宮之北宮中自皇太后及皇后以次均以此爲禮佛之所殿中有菩提樹七株采擷子以爲

念珠）鵲駕凌秋璧月懸。甘瓜素果徹清筵。宮中自向天階拜。願祝人間恨海填。（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女河鼓天貴星時天孫織女福德星君）長街深邃列西東。綺館椒廷署後宮。答應更兼常在號。漢家增級未須同。（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從龍右族世爲姻。盡是皇家肺腑親。敕取年齡高四姓。指婚先及近支人。（凡近支王貝勒公及外戚之子女既及歲者開具姓氏年齡進呈奉旨爲之聯姻名曰指婚滿洲語又謂之拴婚）四節頻頒戚里恩。（吳梅村句）面脂賜出月華門。會親內殿關防密。朱轂黃韉集禁垣。（凡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於宮門外施以黃霧謂之關防）殿西船塢對山椒。畫鷁飛輪似御纜。萬炬通明傳電氣。春波激灑繡漪橋。（頤和園有船塢琢石而成在仁壽殿之西南粵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中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電氣房專司園中電燈繡漪橋在園牆之南湖水出關

自橋下東流匯入高梁河。潑寒妙伎奏昇平。南府新開散序成。不是曲終悲伴侶。似嫌激徵雜秦聲。宮中掌戲曲曰昇平。署其後。今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府之名。始自康熙間。道光初元。力崇樸實。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緒間。復之內廷。向演崑曲。其後好演梆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百寶華燈。密炬紅。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句。換衣試作迴身舞。可似幽州渾脫工。每歲上元。或萬壽節。令樂工舞燈衣五色畫衣。分行成字。凡數十變。有太平萬歲萬壽無疆諸字。以黃綾冊書成字樣。陳諸御案。以備觀覽。寂寞山高興水長。銀花火樹不成行。迎春別啟新堂宇。燕九年樂未央。乾隆以後。每歲燕九日。於圓明園山高水長殿內。扁額卽以此名。看燄火。庚申園燬。至光緒中。葉興修三海。築迎春堂。始循舊例於堂外放燄火焉。官磁采釉重康熙。汝定哥均不足奇。敕取宮燈明似鏡。御窰尙有舊人知。官窰磁器勝於前代。尤以康熙時製爲最。同治間大婚典禮。飭九江道於景德鎮御窰。廠定造官燈。單頒發舊樣。其質潔白光透中。

含花紋勝於玻璃。廠中無人能造。百計採訪。惟一舊工人年八十許。頗知之家藏一書。備言製造之法。祕不示人。以重金購之。始出此書。乃按其遺說。精製進呈。與康熙間物無異。角黍猶沿椶木名。筵前搗酒注罌。罌花糕醃醬皆蘇造。食譜當年御製成。宮中於五月食椶木餃。爾雅釋草。椶木。樅方。言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椶。此關外舊俗。尙沿古時名稱。又有蘇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皇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分例無多月賜。緡何如乞巧問鉞神。宮奴攜向前門賣。刺繡盤龍一色新。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鉞。帶令內監鬻於市肆。瓠瓠秋老結深青。范合方圓各異形。款識精鐫題御玩。旗陶而外有新銘。園鑾曠地徧植瓠。瓠當結實之時。斲木成范。其形或爲瓶。或爲盤。或爲盂。鐫以文字及各種花紋。納瓠於其中。及成熟時。各隨其范之方圓大小。自爲一器。奇麗精巧。能奪天工。款識隆起。宛若甄文。乾隆間所製者。尤爲樸雅。此御府文房之絕品也。百年宮史久湮沈。密記金鑾費討尋。話到開元如瞥電。虞淵

落日闕窮陰。

胡延長安宮詞

（行在內庭支應局督辦署陝西鳳邪鹽法道授江安糧儲道臣胡延恭紀）鏡裏八流縈紫甸。雲中雙闕擁黃岡。漢唐王氣今銷歇。又迓蠻興作帝都。（光緒庚子八月兩宮在太原下詔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爲行宮北院巡撫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於北院取其屋舍較多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傍水千廬似客寮。六飛停處雨飄蕭。王公箇箇如楊柳。泪眼愁眉過灞橋。（聖駕於九月初四日幸西安午前到灞橋百官跪迎道周傳膳後入城是日微雨）南院高寒北院低。御廚東設炭房西日中殿上呼寬達。零落貂璫總不齊。（行宮極狹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太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爲寬爾達餘亦各有品秩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給事者數人而已）新立屏風對寢宮。朱牋織縠字當中。聖人初試霜毫筆。寶硯烘殘

墨暈紅。（皇上寢宮門外新立屏風上以朱箋親書織縠二字黏於上時硯冰久涸命熾炭炙之委員湯志尹等侍於側）多難尤應惜寸陰。卑宮菲食聖人心。土圭五寸臺三尺。但覺長安日易沈。（寢宮無屏漏慈聖命於院東置小土臺上設木晷以測日景）不因苦諫伏青蒲。崩角都教內監扶。祇爲月宮門戶小。團圓不便老臣趨。（兩宮初蒞長安在行宮二重殿東室召見臣工門作圓月式垂棉布簾王相國趨入輒爲門限所阻仆於室內趙尙書繼之又顛兩宮亟命內監扶起次日卽斲圓爲方寬綽無礙矣）聖壽都教罷御筵。每逢佳節泪潸然。從臣漫點梨園籍。更有何心奏管絃。（聖駕幸陝未久卽值皇太后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樂部以進兩聖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均先期降詔停止）雨裏青螺路百盤。秦雲西望怯長安。三城才得蕪亭粥。信有人間行路難。（延拜西安知府之命十一月初二日謝恩召對兩聖爲述七月二十一日出都情狀及道上所遭泪隨聲下延亦痛哭失聲慈聖云曩在宮廷卽聞讖緯有西幸長安之說故出都後

一言幸陝心輒悸之。兩聖過懷來縣始得進膳。三城懷來地名。拾橡空山。繭足行。麻鞵謁帝不勝情。重勞天語詢兒女。知在長安望月明。慈聖詢延出都月日并問過宣大時家小曾否受驚延詳陳以對聖恩高厚舉家感激涕零。減稅蠲租卹曠災。興元重下詔書哀二千石要知民隱。取汝曾爲縣尹來。兩聖深以秦中災荒爲念。問延官山西時曾否從事賑撫。延奏山西壬辰年北路被災曾隨護撫臣胡聘之籌辦急賑。慈聖云胡聘之爲京卿時派辦畿輔賑務甚爲盡心。諭延到任後務以賑事爲重。且云汝歷官劇縣必能周知民隱。所以特簡首郡者正以此耳。百萬哀鴻泣路歧。九重連日沛恩施。炊煙濃處朝曦上。正是城中飯熟時。秦中苦飢遠近飢民聚於長安。兩聖命於城關增設粥廠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恒十數萬人。苟非聖駕在此鄰省赴糴者多斷乎無此財力。朝來積雪壓柴門。鞵結爭趨祗樹園。共喜萬間開廣廈。寺名眞合號慈恩。慈聖又命撫臣於城關創設煖廠十餘所。城外鴈塔寺齋舍較多。飢民就撫者倍於他廠。供奉何人進畫圖。行宮亦有

惓清子。日長頻喚先生入。伏地間談當說書。雲南嫠婦繆素筠。以畫供奉慈寧久矣。太后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閒論今古。內監皆稱爲繆先生。藁礎遠隔鴈門關。禁院深深鎖玉顏。不是內家有拘束。出門早化望夫山。繆素筠有姪留滯北都。姪婦年二十餘。素筠隨駕至秦。攜以入宮。居於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繆函遠自故宮來。料得威姑忍泪開。獻襪正逢長至日。北風吹老一陽回。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在。留京王大臣各有貢獻。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遣人貢獻慈聖履襪數事。爲適用之物。栗烈何人耐歲寒。尙方猶自御絨冠。敵貂淺託紅絲結。多少從臣帶泪看。長安諸工皆劣。貂皮又遠。莫能致。皇上冬日猶御絨簷秋帽。秦撫岑春煊請易貂簷。親手捧出。徧覓。貂不。得。僅以敵貂幕之。鳳池春暖衍恩波。玉紐朱絲字不。訛。竹契魚符遺制在。不愁少府費錢多。慈聖防弊極。嚴。慮糧臺支應局。或不免中人求取。特召主者。宮中支。一錢一米。必以朱泥小印爲信。以故兩局月費不及萬。

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曰鳳沼恩波慈聖所常佩者也。祀罷勾芒送却冬。土牛灑灑鼓逢逢。小臣自捧新圖進。畫筆居然有戴嵩。（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因念都城是日應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延守郡行京與順天無異。特選畫工依欽天監頒式寫春牛圖進呈。而順天府亦寫圖由驛馳至。同於是日呈進。）半臂輕籠繡蟒衣。中官三五立金扉。聖人新御黃絨帽。長穗垂肩看賜耕。（除夕前數日召行在官員有內廷差使者各賜綢緞數端。是日午後同詣前殿謝恩。皇上御便服小冠冠頂綴紅絨結垂肩黃絲穗。長尺有咫。內監皆服蟒袍外罩青色半臂。而以藍布裹頭如營兵。）鏤玉堆槃菜甲鮮。咬春遺制至今傳。小臣不作承明夢也。傍堯廚撰御聯。（立春日宮中以大盤二各盛生蘿蔔二條。鏤字爲聯分呈兩宮。謂之咬春。延應命撰二聯語。內監有善鏤字者刻畫甚精。此沿前明之遺制也。）忽傳五福降中天。莫帶蓮排拜殿前。天語溫和褒政美。臣心不二主恩偏。（十月二十八日兩聖賜臣延及內務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署陝西

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馮光遠署督糧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慈聖數日延端布政。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延也。慈聖頷之時。委員湯志尹立門前司啟。閉聞慈聖謂左右曰胡延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苦可知也。門鎖金蟾夜漏長。中官吹燭倚迴廊。碧闌干畔施茵褥。直把珉階當玉牀。（兩聖寢宮窗外每夜有內監數人更番坐守。臥者即在階上陳茵褥焉。）金貂簇簇紫茸翻。鷓鴣分行靜不喧。平日宮廷能造膝。朝班却在二重門。（辛丑元日百官詣行宮朝賀。皇上御前殿正坐。王公班在階上。樞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階下。侍郎以下各官皆在二門外。延等平日供奉在寢宮階上。跪安。此日序班則遠在大門內。宮門外矣。）奉宸久作禁臣看。幹辦勾當事幾端。宮監不分中外秩。傳宣猶自喚都官。（延守西安之日。卽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每日辰初入。內午初散值。日晡入內闔門散值。俄權糧鹽道蒙充督辦。仍兼提調。如故聽差。委員湯志尹馬蔭梧舒鋈陳官詔等八人。則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

延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爲長官。屬吏之通稱也。亦有材官似虎。龍迎。變爲說出關時。播遷倍覺。君王重翼蔽。方知聖母慈。京師七月之變。兩聖乘車至沙河岑春煊帥師迎之。遂隨扈以西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膂力過人。步行扈駕。跣步不離。潰兵亂民有來犯者。輒手刃之。日恒殺十數人。在長安行宮爲延言。聖駕出居庸關時。匪黨四出槍彈如雨。兩聖共乘一車。皇上在車內。慈聖坐於轅上。蔽之。皇上固請易位。泰清亦跪請之。慈聖泣然曰。皇帝關繫重。何可使臨鋒鏑。予老矣。殆無妨也。嗚呼。患難之際。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鬚髯奮張。延輩聞之。幾於痛哭失聲矣。八扇金屏向曉開。凌寒奉帚暫徘徊。當階仰見天顏樂。笑汝秋風折桂來。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詔。每晨入內視灑掃。一日慈聖見之。顧謂陳曰。汝何官。陳跪奏曰。臣大挑知縣也。慈聖展然曰。汝舉人耶。獨駕柴車出建章。黃雲隴首望新疆。可憐十萬橫磨劍。祇賸臨歧泪兩行。兩聖至長安後。譴責肇禍諸臣。命下之日。延詣瀾公。英年趙舒翹行館。宜詔親率緹騎。逮英趙二人。

入獄次日。復以官車遣瀾公。就道瀾公以宗室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那有鼇山畫采。繪帝城元夜冷如冰。中宵好是團圓月。滿照宮庭當試燈。長安元夜燈火最盛。兩聖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不許民間放燈。宮少惟以紙糊數燈。懸於門楣。十六夜後。卽命撤去。蠡牕高徹。試嚴妝。八扇門開透曉光。禁院無人花露濕。當階新爇一鑪香。太后寢宮每晨當院設案。置鑪燒藏香一枝。太后妝罷。傳膳香亦燼矣。厯線宮闈久被恩。何年重返苧蘿村。昨宵新作還鄉夢。春水如雲綠到門。慈聖在京召選浙中婦女。能紡績工針繡者。數人納於宮中。以教宮人。聖駕至秦。隨扈者一人而已。長養宮中似日碑。五年纔膝愛髮。北風驟緊蘭芽折。內侍人人哭弄兒。織婦挈一子居宮中。歷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慈聖劇愛憐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然後食。冬月在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天。慈聖不憚者累日。半開鸞鏡淺勻妝。來往珉階姊妹行。問罷早安垂手立。數珠新染布衫香。慶邸三女皆年少。居於行宮。極爲儉樸。平日皆著布衣。其少者但施朱粉。

入寢宮問安恒持香珠申長尺許。莫唱迴波棹棹歌。風霜老却鏡新磨。挑燈爲說當年事。曾奉湘君走熱河。
(內監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爲生脚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京師之變曾侍慈安皇太后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每夕挑燈至直廬叩以舊事頗能道其始末又自言歷事三朝兩隨播遷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氍毹上綠髻簪花不知是真是夢言次悽惋欲絕無異上陽宮人說天寶遺事也)覽奏臨臆耐曉寒。暫移日影上花闌。監奴長跪從臣立。彷彿儀鸞殿裏看。(兩聖晨間覽奏章俱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即跪於案前延等有事入內輒立於臆外)徹饌頻聞步履聲。挑燈夜夜繞廊行。重門聽下黃金鑰。儼直歸來恰二更。(慈聖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闔門宮監謂之遶彎延等聞下筵鑰即歸休矣)出納絲綸仗老身。手擎黃匣往來頻。六曹三院諸司吏。都作奎章閣下人。(舊制內廷設內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則太監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奏事辛太監一人遞摺宣旨往

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直廬亦假此室延輩直內廷者俟樞臣去後亦憩息於茲辛丑夏間都中外奏事官始至行在)鏡鑷經旬整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樂天顏喜。不復殷勤覓薙工。(聖駕出巡十日一薙髮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特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兩幸西安半年後內監擅此藝者始自都來行在)草草穿成百八珠。朝冠一樣伴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金值一壺。(扈從諸臣平日俱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龍補服瓜佳相國以數金買一朝珠兩聖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臣感喟之餘轉以爲笑皇上言出宮時竟未攜有煙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係自都攜出者立以進御近年辛家皮料壺價極昂都中豪貴爭購之有以千餘金買一壺者)魚貫何人永巷迎。一星長傍月邊明。臨臆夜夜呵鸞鏡。畫燭高擎過五更。(聖駕西巡後宮從者惟皇后瑾妃二人同居皇上寢宮後小屋三楹每晨皇上梳櫛皇后必親往侍奉)無人深夜抱衾裯。那見新詩出御溝。

祇有垂髫三五輩。簪花捧帔不知愁。（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在二十歲內月錢在前路糧臺支給謂之女子口分）慈寧儉德幾人傳。夾布簾圍踐破氈。最是寢宮門扇小。玻璃斷處綴連錢。（兩宮力崇節儉宮中布地用極薄舊氈延等入內欲易以新者慈聖不許寢宮門榻玻璃破命以紅紙剪如錢式連綴黏之）翠鼎濃煎上藥宜。太原回首下車時。行宮日午鷓行散。別遣中官召御醫。（兩宮西巡以來雖極憂勞而聖躬寧豫慈聖小有違和在太原時巡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幸西安後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等於視朝後入內請脈以爲常）月頭不費買花錢。那要官家粥米田。信是周南風俗好。王姬先詠柏舟篇。（慶邸有女三人隨駕至長安其一少寡宮中呼爲元大奶奶葛帳練衣不施朱粉居於太后寢宮西偏）微聞戚里走香車。隔街遙看內苑花。面藥口脂新賜與。拜恩曾不過三家。（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祇慶邸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常未嘗召入）局布無嫌

吉貝纈。綠綾雖細亦模糊。江南進得千番錦。得似成都貢綵無。（湖北貢局織布疋數百束蘇州貢綢緞而無紗羅延等分購紗羅數十疋進呈兩宮夏衣始得無缺惟江寧織造增崇登呈綢緞袍褂料數十箱以備賞需）不聞衛署報嚴更。那聽城頭警夜聲。祇有羽林兵四五。殿頭兀坐到天明。行宮禁衛雖嚴夜無傳籌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岑撫部下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滌瑋傳盃早暮趨。玉階簇簇擁宮奴。有人昨夜新承寵。綴上冠頭一顆珠。（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盤極爲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珠蓋新進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慎者超出儕輩冠始有珠矣）強扶愁病走天涯。回馬并州泪旋揩。同伴相逢還絮語。來時曾薦入關齋。（兩聖在太原啟鑾時有內侍二人病不能從遂留於太原無何死其一冀寧道許涵度爲營棺殮寄觀蘭若作佛事三日其一帶病行問關至於長安兩聖以涵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綢數卷賞之）行宮無地奏笙簧。頻遣中官賜篋筐。一樣被恩寬禮數。殿前惟拜左賢王。（聖駕在長

安各直省貢方物無貴賤悉以分賚臣工從扈人多雖王公不能徧及而延與撫藩每賞必預一年之中先後得二十餘次恩至渥矣故事凡內廷賞賚由奏事處頒發者必詣闕謝恩由中官頒發者往往諭免延與各官必賜宸翰殊珍方入內叩謝餘俱山中官頒到傳旨免其謝恩惟蒙古親王那彥圖但被賞必詣殿跪拜蓋皆由奏事處頒賚也）天中誰復佩靈符處處朱門綴艾蒲惟有寢宮循舊俗當楣倒貼紙胡盧（端午日行宮內外門各綴蒲艾數莖兩聖寢宮門楣倒貼紅紙胡盧蓋北都舊俗也）雲牕高敞幕輕羅奈此炎曦返照何十丈竹簾新掛穩珉階風細蹙微波（慈聖寢宮階仄長夏日光偏射殊苦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於簷際）爲想琳瑯夢石渠小牕鬢鬢午晴初坊門覓得新繙本不遣陳農訪異書（兩聖在行宮無書可觀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通九朝聖訓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竟不可得）曲榭層樓宛轉通聖人居處百花濃赭黃袍映朱闌立正對終南第一峯（行宮惟終南仙館植有花木皇上寢宮在焉

東有樓顏曰悠然見南山巡撫畢沅筆也上於視朝之暇時往登眺）玉龍汨汨引泉源水暖應知土脈溫新種荷花三百本小紅橋外綠雲翻（終南山館池水久涸上命汲井水灌之新種芙蕖因水性過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翩翩而已）行宮無地築金龜妙相空來麗跋藍嬴得從官三奉使香林深處學和南（西藏蒙古屢貢佛相至行在兩聖以宮中無地供奉先後命胡湘林李紹芬及臣延賚至省城臥龍寺設龕以祀）畫棚高揭紫繩拖磳礮森森倚翠娥日午忽驚花影暗夜來新覺雨聲多（行宮夏日搭蓋涼棚延與巡撫升允布政使李紹芬遂日入內帶匠棚凡四處祇召見殿及太后皇上皇后寢宮耳）賜茶小憩曲房隈抵得金莖露幾杯鈴索無聲花院寂揭簾忽報聖人來（五月某日延與升巡撫李布政三人同入內帶匠時太初起知延等早至特命在東院小房內憩息各賜茶一杯忽皇上揭簾入延三人亟長跪請安上勞問數語而出上蓋聞步偶入初不知延三人在內也）玉食何曾備萬方黃綈輕幕試羹湯大官選得雜盈握別有金錢出便房（

聖駕在長安力崇節儉。兩聖每月茶膳兩房所需不過三四千金。大坦坦廚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數。每晨支應局進生菜。悉依傳單購備。雞三四隻。豬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在內司房領價。不得於支應局常供有所增益。幾日南薰滿漢宮。御牀茵褥一重。重桃笙象簟。渾難得。聊剪輕黃葛布蒙。長安四月已苦暍矣。行宮卑隘。尤其兩聖寢宮及召見殿。御牀茵褥仍用棉布。慈聖召延入內諭買黃葛布蒙之。秋後撤去。仍可施設其節儉如此。日暮陳宮失應。劉淮南雞犬亦荒陬。翩翩鳳。延鴻閣。此是天潢第一流。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每晨必至行宮。貝子凝重清淑性。尤好文宗室。令器也。行宮前殿西室爲王公及禁衛武員直廬。東室則軍機大臣及延等待詔處。貝子喜近文士。恒自西而東。嘗見其所書小楷。極似天瓶。又見所作胡蝶詩四律。亦清雋可誦。貝子自號延鴻閣主人。日午槐陰轉玉除。御妝移傍小方壺。畫長人靜。渾無事。一瓊清茶一卷書。皇上寢宮搭蓋涼棚。延與升巡撫李布政入內帶匠上遊於東園小方壺內。監

捧書卷。茶銚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巡撫畢沅所題也。覆盎城頭報五更。四來堂上候雞鳴。宮奴雙舉黃羅繖。碧瓦如波曉暈生。皇上盱食宵衣。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太后興。卽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以爲常。不爽寸晷。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今改四喜。兩聖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擎黃繖。陰之天陰則否。不聽沖沖納凌陰。幽風古詠。竟難憑。宮中新購青瓷甌。滿注寒泉當貯冰。長安苦熱倍京師。當事者欲求冰以進。遣人至南山深處求之。竟不可得。於是升巡撫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清泉以充冰桶。長陵何處望松楸。湘瑟無聲泪暗流。說到華胥虹降日。人間天上一時愁。六月初九日。延署陝西鳳邪鹽法道篆。入內謝恩。見前殿燒燭。爇香。諸近侍屏息以待。頃間。太后率皇上下詣案前行禮。內侍皆匍伏。延在門外亦隨之。以跪禮畢。兩聖行至門前。延始免冠謝恩。見慈聖泪猶在睫。出問近臣始知是日爲文宗顯皇帝誕辰也。桐酒如泉不易求。大官乳酪費尋搜。木欄新樹長楸側。下直歸來學飯牛。御

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八頭聖駕將行慈聖不忍棄之特命西安府家養芻秣取給公家府署於馬廐側樹木柵以養之。隔牆施杖聽呼號。家法嚴防秦趙高強項令逢驄馬使。鷄鶻冠入狴犴牢。兩聖御內監極嚴但有過犯輒施鞭箠。六月中大坦坦夜間有細民闌入肚篋失衣物數事太監郭姓年十四五竟至朝房詰長安知縣責令捕賊賠贖譎訶謾詈極無狀知縣白於巡撫升允據以上聞兩聖召升允問狀立將郭太監斥革鞭以千數鞭詎命發咸寧縣監禁蓋惡其侮辱官吏也按乾隆時內廷太監首領專用秦趙高三姓以示警戒聖意至深遠矣見紀昀筆記。漢濱桂樹復園芳。金粟如沙用斗量。記得當時充貢品。尙衣會蓄隔年香。漢中丹桂最盛某家復園所產尤馥郁秋間初結蕊時卽採擷之曝乾致於四方熏衣久而不散慈聖偶憶在京時曾有貢者與樞臣閒話及之適延新有所得聞之函揀數兩敬呈仰蒙賞收。輦轂如波色正黃。合風易惹御爐香。近臣都賜雷州葛。抵得絲袍蜀錦纓。廣東貢雷州葛質細

而色黃兩聖以爲佳特頒內廷行走諸臣延與撫藩皆得與焉。書扇淋漓鳳藻翔。朱泥寶篆耀奎章。拜恩親入猗蘭殿。捧出人間第一香。四月二十二日慈聖特召升巡撫李布政及延三人入內面賜御筆畫蘭摺扇各一柄背面題七絕五首延所得有願作人間第一香句南書房張尙書百熙筆也三人跪領之各免冠叩頭謝恩聞慈聖親畫摺扇八柄四軍機外惟延等三人與賞蓋異數云。附張尙書題詩。空谷無言孰見知何當披采到華枝深宮欲寫求賢意獨向瑤階寄睿思叢蕤綴紫氣含芬妙繪新頒下五雲殿閣風微香不斷祇疑中有御爐薰。謝覽才華竟體芳清時何用擬蕭梁幽姿不與羣花伍願作人間第一香。鶴禁深深不染埃託根新喜得滋培風微復道輕香動簾外尙書進御來。漢苑移來小草榮九重宸賞愜瓊英看花好向猗蘭殿玉盞春風入上京。輕點唇朱淡染眉飛花博子特和宜。珠簫玉盃都蕭落。聊遣中官購土瓷。皇后出都倉皇未攜匱具蒞太原日始稍稍增置冬月在長安命中官出購瓷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

之品。漢宮忽報柏梁災。屬玉樓傾長草萊。誰向北風問消息。尙書新自故都來。（吏部尙書敬信自北京至。行在召對移時面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兩聖慘然不悅。）金泥灑灑灑長街。伏地爭傳少婦佳。斜暉雲鬢紅暈頰。漫擡纖手接銀牌。（慈聖入長安時聽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鑾輿候。至少婦懾於尊嚴。輒出跪門外。太后見其補服。知爲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之。迴鑾時蹕路左右有老小廢疾。跪送。悉賞銀牌。命桂公芬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同州瓜與渭南桃。日盼車聲過灞橋。竹筧盛來冰碗薦。深宮和泪試并刀。（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延與撫藩屆時各購數百枚。以進。兩聖轉增悽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母進。呈慮費財力。其實每貢一次不過費十數千錢而已。）不撰青詞奏九天。宮中日夜裊爐烟。火雲如繖輶車疾。乞得龍湫太白泉。（秦中久旱。兩宮軫念災黎。發帑撥漕。恩詔疊下。特於五月初吉。命侍郎桂春詣太白山乞水。水至。供於宮中。日夜禱祀不數日。大沛甘霖。農田霑足。居然轉

歉爲豐。）豐碑兀兀起山岡。寶篆雙鈴御墨香。祇有杜遷能市石。撰文應讓蔡中郎。（長安旣降甘澍。兩聖發帑千金。修太白山神祠。召翰林院撰碑文。頌揚神功。而以延董市石立碑之役。）金頂黃縑鏤玉函。鸞輿新試啟朱簾。聖躬磬折慈顏喜。始信天家禮數嚴。（迴鑾有日上。命將新製二轎昇入內庭。演試延與升巡撫李布政督夫昇入。皇上奉皇太后出命內監八人舉之。皇太后先坐以爲適。乃命皇上坐試。上因太后立於地不敢輒坐。太后笑謂曰。汝路坐無妨。上乃作半跪式。略坐。卽下一時融融洩洩。太后之慈愛皇上之孝敬於茲可見矣。是日各官蒙賞賚有差。）東西衛尉兩邊分。門裏材官萃若雲。禁旅新添程不識。鵷行忽有上將軍。（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岑撫部下。甘軍以金造林。泰清馬福祥三人分統之。聖駕將行。特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鄧遂日至殿上。與延輩同進退焉。）黃卷新添翠墨輝。琳瑯滿篋載將歸。石經字愛開成好。不數江南蔣布衣。（兩聖知長安碑林多古刻。命撫臣各拓一本。呈覽。拓本百餘種。惟命將唐開成石經精搨數十

本車載以歸餘選閣帖數種而已鴻都興學之意於茲可見按鸞輿出巡行李謂之黃卷。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開一品紅。陝西護撫臣端方當拳斂方張之際懷遵諭旨保護教堂最力偶有亂民蠢動立賞重典羽書下州縣責令謹守條約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脫雖指摘交乘卒賴鎮定之力全境又安聖駕得以晏然臨幸者端方之力也兩聖蒞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尙書銜陞辭之日召對獎勵時逾六刻之久瀕行復賚宸翰殊珍以寵異之按陝撫所居南院固會館爲行宮非奉命不敢輒住岑端升三任均奉旨賞住者然祇山箭道出入正門仍扁鐻如故。擾象馴犀事萬端。又傳邊警到長安。北門坐鎮須平仲。扈駕何如安土難。二月中山西警謀至長安云洋兵將自直境來侵已踰晉境撫臣岑春煊立請召對面陳款守事宜而以艱巨自任兩聖深倚畀之雖不欲令離行在然晉邊事急非春煊莫辦卽日下詔移鎮春煊銜命馳往撫卹被戕敵民嚴劾釀禍官吏一面繕治邊備洋兵竟不犯邊秦

晉安塔如故。五柞長楊何處求。盆花點綴漢宮秋。朱蕤翠葉愁相向。偏愛臨階安石榴。慈聖寢宮最窄院中亦無花木局中月進盆花數種修葺皆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慈聖愛之常臨階賞玩。牀牀屋漏萬家同。生恐油衣損漢宮。將作有人新入匠。報名聲在雨聲中。六月長安大雨延等恐行宮屋漏時帶匠入內補葺一日同新署西安府知府傅世煒在寢宮門外相視兩聖遽出因並跪請安慈聖不識世煒指問臣延曰彼何人也延未及對世煒卽跪奏銜名慈聖復詳問籍貫仕履世煒奏對如儀聖意甚爲忻悅。輕揭珠簾敞畫屏。寶光煜煜透疎櫺。朱衣三寸慈寧筆。玉女牕中現壽星。四月中命將寢宮銜格改糊冷布東西配殿三格格所居延等帶匠入時格格避於他所見壁上黏一小幅畫壽星小像純用硃筆鉤勒筆意超妙問之近侍云是慈聖御筆以賜格格者。尙食無多翠釜虛。三河不復貢龍魚。青苴昨自潼關入。小店秋燈訪蟹胥。兩聖在行在膳房極爲簡率又以生魚難求傳單不用此品八月中間有販活蟹自津門來者延

於市店訪之購得八頭進呈秦晉樸陋有魚龍鴨鳳之謠。世變都繇政教乖。救時醫國正需才。嘉謨已入宗臣告。立盼鴻都太學開。七月二十二日延授江安糧儲道翌晨召見兩聖問救時之策。廷對以拳匪之變皆由教化不行士夫不學所致。今非廣興學校不可。昨見江鄂督臣會奏變法疏稿言學堂章程甚爲詳盡。請卽下詔興辦以育人才。慈聖諭曰汝有建白可與政務處商之。但有裨於時政予與皇帝無不虛衷采納。立見施行。延退後樞臣繼入兩聖卽命下詔開大小學堂。又向宮廷論將才。府兵曠騎盡凡材。王朝虓虎彬彬士。都自膠庠肄業來。兩聖又問武備。延言古昔文武不分學校羽箭詩書與射御並習。泰西各國兵士莫不自學。堂中來今宜仿其制度開武備學堂。以儲將才。庶幾有勇知方可備干城之選。若今之綠練各營將弁皆不知書非疲弱卽獷悍斷不可用。兩聖曰愈不數日降整頓武備之詔。豈有人人張釋之明光執戟聽輸貲。從今別定停年格。著意清源正本時。延又言捐納實官最。有妨於新政。颺亂吏治阻闕人才莫此爲甚。江鄂督臣

會奏疏內亦曾言之。今欲整頓變法請卽下詔永遠停止。庶幾人人嚮學。兩聖深以爲然。立命樞臣擬旨。遂於二十八日降詔永遠停捐實官。斑鬢婆娑進御。勞開門輕拂鳳凰毛。晴窗對整盤龍髯。玉案鏗然落剪刀。慈聖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北都隨至者。宮中呼爲媽媽。月錢在糧臺支給。延等一日入內時慈聖出御。外殿聽政。見二婦在廳整理鬢子。飛梳拋篋。意甚整暇。寢宮風門幔上并畫鳳凰一隻。寶髻雙分尺半長。佩環搖曳出昭陽。平時不著雲霞帔。祇單攢花繡襦裙。皇后晨詣慈聖寢宮問安。恒立於殿後拱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今年八駿東歸。日去歲六龍西幸時。聖主還京天下樂。老臣謀國幾人知。兩聖以庚子七月出都。以辛丑八月迴變。歲適一周三。秦父老固樂聖駕久居臣工亦意見不一。有請就長安建陪都者。有請遷襄陽開封者。兩聖體懷宗社日思還都而危言囁陳亦清聖慮。惟樞臣瓜佳相國力排羣議。堅請迴鑾。并乞先期降詔以靖人心。故降詔之後款局大定中外歡忻。豹節鸞旗滿近郊。安排車駕過函

饋前驅莫漫愁風雨。行幄新添蒙古包。（聖駕將行人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爲之有窗有門可容十許人斂之一馬可駛至爲輕便兩宮命在行宮東院張之親臨驗視）石銚甄鑪聽煮茶。行廚惟恐食單奢。鴛鴦麟脯都無用。祇載城西水一車。（延七月杪奉命勘視東路行宮蹕路慈聖諭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進由膳房烹飪惟去秋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復用西關水矣）荒園白日走鸚鵡。狹徑難停頓使車。誰信六龍能駐蹕。叢篁深處置行廚。（東路五州縣行宮皆極簡陋僅蔽風雨華陰尖營假道旁李氏廢園尤爲草率延履命時面陳此園湫隘狀慈聖喟然曰尖營但有一室傳膳足矣予上年在直隸道中求如此園尙不可得而奚歎歎耶

按唐書天子巡幸食宿處謂之頓元宗西巡特召御史大夫魏方進爲置頓使）銚流望幸付空談。薦福慈恩久不堪。祇有黃楊霑雨露。片時恩降八仙菴。（長安漢唐古蹟久湮伽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銚流羽士雖人人望幸而聖駕不肯輕出惟啟鑿時道經東城八仙菴兩聖從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菴較他廟略淨院植黃楊二株蟠鬱蒼秀數百年物也）銀絹特頒殷令名。黃羅雲勝一朝成。琳宮紺字都生色。更遣毘盧鼓吹迎。（鑾輿將啓行秦中祠宇悉頒扁額共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尙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上以銀絹賚之）莫上蓮花玉女峯。天梯如線路才通。一言又使山靈怨。不得開雲迓六龍。（兩聖因來時未登華山深以爲歎此次迴鑾擬登山遊幸樞臣不知險夷未敢諫阻適延奉使東路回覆命之日面奏華山險巖偪仄狀兩聖爲之動容遊幸之意始輟 考華山志載仁皇帝西巡過此本欲登山爲風雨所阻山靈何不幸也然山險特甚實非宸遊所宜次日延進華山志一部）繡嶺雲開駐綵旂。行廚日午斷炊煙。去時饑渴來時飽。信是溫涼兩樣泉。（迴鑾前一月東路五州縣各發帑金萬數千有差行宮蹕路及隨扈王公大臣供張悉取給於公不以累縣官臨潼一

尖兩宿領帑較多。去年聖駕經此。知縣舒紹祥倉卒供應極爲整齊。從官亦皆果腹。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聖駕還駐華清宮。翌日駐蹕峒口。署知縣夏良材竟不爲從官。設食王公以下莫不枵腹。以致人人怨怒。巡撫升允劾之。兩聖不欲以供張之故。重譴州縣。加恩交吏部議處。良材藉口於兵丁攫食其實。署內僅設一廚。卽無攫奪之事。亦斷不足供千人之食也。驪山溫泉別有一源極寒浴之已疾。前旌不用載飛鳶。雨裏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對華峯巔。聖駕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玉泉院。縣官畧加修飾。以備宸遊。兩聖於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騎馬乘蓋。以從院距縣城八里。對院道觀志稱卽古時明堂地。正對三峯。賜金增秩劇懷慚。別主情懷益不堪。魂夢依然隨鳳節。祇餘身向大江南。聖駕九月初五日駐蹕。關延仰蒙召見。諭以職守爲重。宜赴新任。不必隨扈。遠行延以供奉。日久受恩至深。叩別天顏。無任依戀。奏對哽咽。不能成聲。兩聖亦淒然復再三溫言諭勉。延益不禁涕泣。是日蒙恩賞黃金四十兩。以爲之官路費。初賞

銀千兩。慈聖恐取攜不便。改賞黃金。天恩厚渥如此。宜何如感激圖報也。次日同地方官在關外跪送。幷叩頭謝恩。仰望天顏。誰不悽愴。嗟乎河梁送別。今古銷魂。況君臣之際乎。況供奉最久。受恩至重之小臣乎。不待中官頻致辭。九重慈孝。盡人知。新聲若比香山樂。此是元和聖德詩。延供奉行在內廷。將及一年。宮中纖悉之事。莫不周知。故所述聖德。悉是實事。昔王建作宮詞。全得自傳聞。故有不是中官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之句。

頤和園長詞

頤和園去京師數十里。枕山襟河。形勝天然。孝欽后移千萬海軍。經練費。創造斯成。危樓崇殿。砌玉泥金。較建章之萬戶千門。阿房之懷川莊地。猶無過其奢麗。海寧王國維長詞一首。佳麗無倫。以長慶之清詞。寫開元之豔迹。纏綿往復。感慨淋漓。誠此題之絕作也。詞曰。漢家七葉鍾陽。九瀆洞風埃昏。九有南國。潢池正弄兵。北沽門戶仍飛牡。倉皇萬乘向金微。一去宮車不復歸。提挈嗣皇綬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會無匹。西宮

才略稱殊絕。內殿頻聞久論思。外家頗惜閒恩澤。六王
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檣槍回日月。八荒
重賂中興年。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因治
樓船鑿漢池。別營臺沼追文囿。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
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流湖水號昆明。昆明
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
傑閣三重時。磴道盤紆凌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
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
三月迎鸞馭。長樂深殿苦敝神。甘泉爽塏宜清暑。高秋
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啟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玉扈
親舉萬年觴。嗣皇上壽稱臣子。本朝家法嚴無比。問膳
會無賜座時。同懷罕講家人禮。六王小女最承恩。遠嫁
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偕寧壽主。笑談差喜繆夫人。尊號
珠連十六字。大官加豆依前制。別啓瓊林之羨餘。更營
玉府蒐珍異。月地雲堦蔽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
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渠央。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
無繼前無偶。卻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憶昔
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親教寫。爲製

金章特與鈐。一朝鑄鼎降龍馭。後宮髣絕不能去。北渚
方深帝子愁。南衙復邁丞卿怒。手夷端肅反京師。永念
冲人未有知。爲簡儒臣嚴豫教。別求名族正宮闈。無端
白日西南駛。一紀恩勤付流水。甲觀曾無世嫡孫。後宮
並乏家人子。提攜猶子付黃岡。劬苦還如同治初。又見
法宮憑玉几。更勞武帳坐珠襦。國事中間幾翻覆。近年
最憶懷來辱。草地開闢下澤車。郵亭倉卒蕪羹粥。上相
留都擁大牙。東南諸將翊王家。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
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宗廟
重聞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靜攝頻。含飴
無異弄諸孫。但看腰脚今猶健。莫道傷心迹已陳。兩宮
一旦同綿悞。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復幾人。哀平
國統仍三絕。是時長樂正彌留。茹痛還爲社稷謀。已遣
伯禽承大統。更扳公旦覲諸侯。別有重臣升御榻。紫樞
元老兼黃閣。安世忠勤自始終。本初才氣尤騰蹕。復數
同時奉語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稱冢宰。共扶
孺子濟艱難。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見
彌天戡玉棺。獨留末命書盟府。原廟丹青儼若神。鏡匱

遺囑尙如新。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當年顧命臣。離宮
一閉經三載。綠水青山不會改。雨洗蒼苔石獸閒。風搖
朱戶銅蠡在。雲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卽漸傾。豈謂
先朝營鼎殿。翻教今日作堯城。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
盟誓明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何是。深宮
母子獨淒然。却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曾逢天下養。今來
翻受屬人憐。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且語
王孫慎勿疏。相期黃髮終無變。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爲
興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

